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任主根鈍

華之會社

姜丰秋

卷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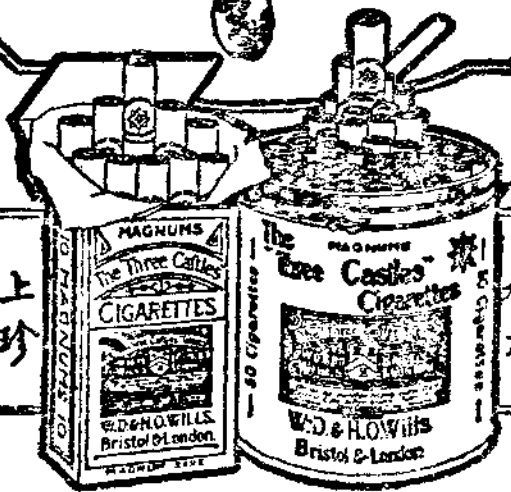
號二第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社 會 至 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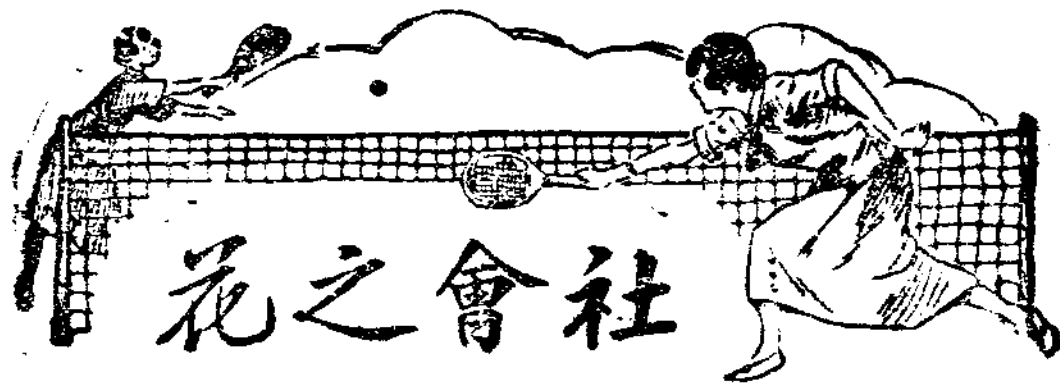
非寶之社所上
 殿者至會謂珍

視人香
 為咸烟

台炮大

台 炮 大





社會之花

..... (錄日期二第卷二第)

本刊繪圖主任杭穉英君小影

漢上歌娘秦雪梅豔影

六個月的小孩

莫愁湖內之嚴華寺

郎菲樓談虎

一個社會之花

鉛華記

黃弈住軼事

一夜悲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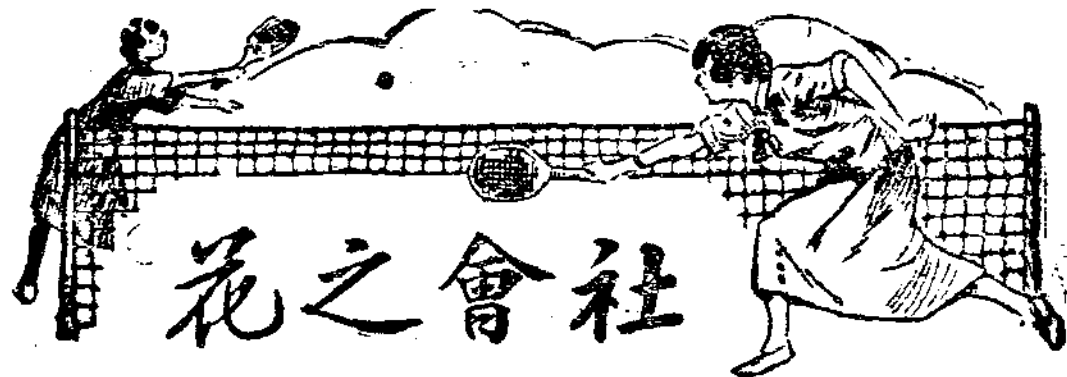
封長風

馬二先生

沈禹鏡

鈍根

玉龍



花之會社

..... (錄日期二第卷二第)

京津兩大奇案.....	稚芝
支票.....	劉恨我
挹翠室滑稽詩話.....	王兆霖
焚屋教子.....	梁湛仁
闖闖姻緣.....	劉荔生譯
溫柔鄉.....	鈍根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素蓉館漫談.....	素蓉館主
社會趣聞.....	卿須輯

任 主 圖 繪 刊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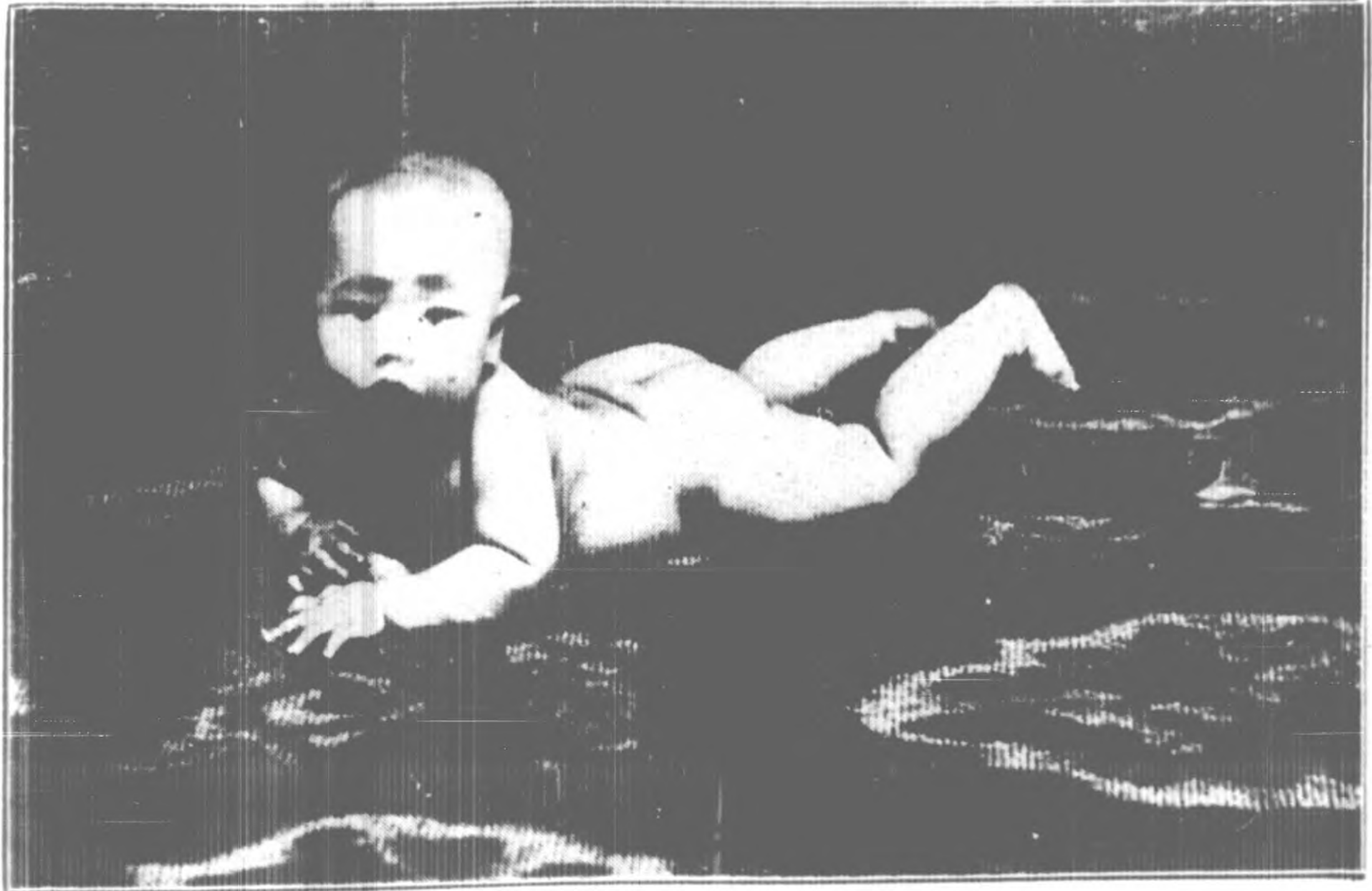
影 近 君 英 穉 杭

漢上歌娘秦雪梅



羅晴淵君贈

孩 小 的 月 個 六



羣 英 子 公 之 君 颿 雲 程 慶 重

莫愁湖之內嚴華寺



劉宜閣君攝



朗菲樓談虎

封長風

社會之花前四期刊不肖生之變色談。下筆有神。讀之咋舌。僕家居八桂。四境多山。每聞村人道其生平遇虎事。蓋未嘗不虎虎有生氣也。客中多暇。爰就憶想所及。筆之于書。雖非現身說法。要足爲茶餘酒後談助耳。

吾鄉婦女喜于夏夜赴田間拾螺螄。每星月微朦。則執炬結隊而出。余兒時鄉居。某夜有兩小婢同出歸途。方至屋外。卽隱隱見有虎尾之而來。雙目發光。其行甚緩。婢賦極急。躍入屋旁小橋下。虎至盤旋一周而去。

先師陸嶠峯先生言其鄉有某甲者。好入山羅鷓鴣。每當曉色熹微。卽携籠就道。某日甲方張其網。烏媒乃延頸爲行。不得哥聲。于是鷓鴣大至。甲斂神屏息。冀有大獲。忽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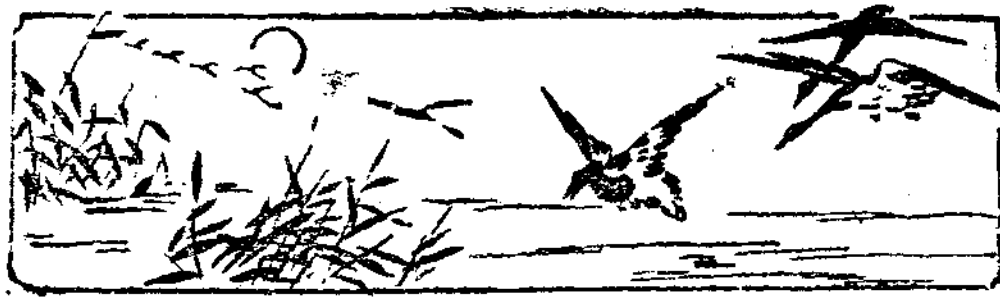


朗菲樓談虎

腦後腥氣甚烈。初不措意。乃偶一回顧。則一斑爛猛虎。踞其身後。駭極狂奔。至先生之村店。卽暈絕。先生之太翁蓄善藥。見狀卽決其驚悸亡魂。乃投以熊膽之酒。逾刻始甦。一一道其遇虎事。語時猶戰慄無人色也。村衆聞之。遂整隊荷戈入山。故事獵衆入山必鳴鑼。以驚虎。實則衆心惴惴。將籍鑼聲以自壯耳。時鑼聲旣鳴。先生昆玉與其翁亦挾槍以隨。至甲囊羅鳥處。則鷓鴣引吭長鳴。其聲甚銳。四山皆應。顧彼山君則已渺矣。村衆乃散爲數小隊。各趨一道。時兩山間有深澗。相距僅數尺。流泉瀾瀾。出其下。爲境至幽穆可愛也。乃衆心在虎。遂覺其周遭風物無一不挾殺氣。先生與其仲方瞻眺間。瞥見對山叢莽中有物蠕蠕然。則猛虎方伏而徐棍其尾。恐爲翁覺。將以身障之。乃翁故已見虎。卽舉槍擊之。槍遽發。虎隨聲一躍而過。幸仲孔武多力。急以手中攬槍刺之。柱其前足于地。獵衆始聞槍鳴。知遇虎矣。尋聲而至。則仲方力持槍桿。左右閃避。虎以後足盤其桿。戛戛有聲。爲勢甚殆。衆欲擊以槍。則防傷人不則。虎脫險危。益甚徘徊。間仲舉其生平之力挑虎。但聞訇然一聲。虎墜澗矣。衆自別道追下。則虎已受傷伏地上。



以鎗自後擊之中其顛再中其腹輾轉遂斃
 岑溪王君告余其族人王甲者素業獵一日以十四金得疾犬其狀甚良甲愛惜備至
 既而漸馴乃攜與羣犬出獵至叢菁中腥風陡起羣犬遽反奔視之失其新犬更前則
 一虎方俯而大噉甲大恨曰畜生乃喫吾命根耶遂力嗾餘犬使前一時吠聲大作虎
 既盡其犬聞吠聲不顧而徐行羣犬被嗾亦力前追之且進嚙其踝顧堅不能入然虎
 一回顧則羣犬亦攝于山君之威驚而反奔甲乃以鳥銃擊之不中虎遽張吻向甲而
 撲甲故精技擊則以銃撥之虎仆然隨仆隨起曾不稍却甲乃棄銃待其再至時遽前
 抱之人虎之胸腹緊貼虎亦無所用力互摑久之並墜山下山石确犖甲體大傷暈去
 虎亦疲而小臥良久忽起逡巡欲去甲適醒見而躍起曰畜生欲逃乎力前曳其尾虎
 略一回顧復舍而前趨甲更前曳之虎不顧行益急甲無計思進揉其舌則虎必殊于
 是力前拳之虎回身張口欲噬甲猛進擘其兩脣既乃以手探其舌虎力敵之碎腕顧
 猶忍痛以左手力搗虎頭虎乃力爪之血肉模糊負創甚鉅虎以爲斃也棄去先是甲



十齡之子亦隨父出獵見父搏虎謂將有獲乃罝足而觀既見父爲虎傷始奔告其母
村人集衆來援則虎去遠矣甲家蓄善藥以豬肉調而附之月餘竟愈第癩痕狼籍非
復本來面目矣越半年村人得一虎甲趨而視之曰得毋老子故物竟落諸君手邪
隣村某甲嘗入山羅鷹頭爲虎嚙甲急以鳥槍探虎喉虎覺痒遂釋之而去甲歸藥之
既愈而創痕宛然前後合爲圓形人遂名之曰豹嚙蓋吾鄉人呼虎爲豹也
同邑崔君爲道其鄉有獵虎者于深山中爲巨阱果夜中虎墮機發爲聲訇然則獵戶
知得虎矣某夕月明中獵戶見一虎墜不勝之喜天方黎明卽持械挾衆入山臨阱則
墜者爲少婦見獵人則哀鳴曰吾隣邑某氏婦也昨以不慎失足陷此乞壯士起我獵
者大駭曰吾疇昔之夜果遇眚邪不然胡以誤此嬰嬰宛宛者爲猛虎也然今姑勿起
其人試走伴一叩某氏果有此少婦否乃使人策健馬告諸某氏曰尊府少夫人昨過
吾阱不意失足而墮今傷重矣盍以輿來乎某氏聞而喑曰若夢嚙邪吾婦三年前膏
虎吻矣使者驚曰然則所遇決爲俚矣急歸以報獵人遂擊之硃發婦化爲虎崔君能

投稿諸君鑒 本雜誌承 諸君惠稿至感 隆情敬備薄
酬聊伸謝悃惟鈍根向以賤冗不克常川在社候 取茲定
自第二卷第一號起由協理編輯沈禹鐘君及出版主任張
恆夫君就近照管希望 諸君子 尊稿刊出一星期後飭
人攜帶簽名蓋章之函來社提取其在外埠者則由本社于
陽歷每月底彙總匯奉其在匯兌不通之處或爲數過微者
則以郵票代銀尙祈 宥察爲幸 鈍根再拜



一個社會之花

馬二先生

他正在辦公室中啣着一枝紙烟。垂着頭。把方纔接到的一封信。不住的翻來覆去的看。那信上寫道。

仲奇先生愛覽。昨夕匆匆。未及多談。佩兩年前即傾意於君。雖未明言表示。度當已荷鑒及。自與夫已氏離異後。飄洋斷絮。到處西東。倦游歸來。又逢舊雨。度亦三生石上。註就前緣耶。乍遇之時。斯衷欣喜欲狂。略吐微悃。便遭君拒却。曷勝慚慙。歸來竟夜無眠。終不能不盡我詞。希冀君或哀其遇。憫其誠。而爲之迴腸轉意也。佩固知君篤于伉儷。難築金屋。然私懷所冀者。初不在是。蓋花前月下。偷暖送寒。惟彼情竇初啓之青年男女。始甘之如飴。君入中年。閱所不屑。佩風信將屆。亦豈復有資於。是特以薄命之人。生有傲骨。放眼斯世。直曰無人。匪但終身之托。不可得。即求一友。亦復大難。是以覲顏相懇。能不遭鄙棄。許以友行相視。日能一晤。或攜手同游。或促膝談心。藉君子之雅致。慰情女之幽思。此與賢伉儷之恩情。初無所損。而薄命人。則從茲可復享生人之趣矣。今世男

女平等。友固不必問其男性女性。明達如君。甯尙以是爲嫌耶。至於佩之生活。初不相累。既無夫婦之名義。甯負衣食之供結。蓋佩所望于君者。惟此精神上之愉快而已。其他皆不敢存非分之奢念。幸祈憐而見許。感惠無涯矣。徘徊俟命。無任悚慚。

佩鸞百拜

仲奇看了半晌。心中想道。「這婦人不是好惹的。記得當初伊與爾康分裂時。何等利害。如今却又無端來纏繞到我了。却爲的是什麼呢。欲待不理會時。叵耐這封信詞句委婉。字字打入他的心坎。以爲婦人家能有這一番識見。能寫這一封信。委實是不可多得的。」他正在沉吟無主意時。祇聽見電話機鈴聲郎郎然。舉起聽筒問時。祇聽得是一個女子聲音。問道。「你是仲奇嗎。」仲奇忙應道。「是。你是佩鸞嗎。」那女子也應道。「正是。我的信你收到了嗎。我因爲心很急。所以來問問你。能給我一個答覆嗎。我此時正在新世界。你能來談談嗎。」仲奇想了一想。答說。「也好。稍停一停。我就來罷。」

果然不到半小時。他們二人已在新世界見面了。仲奇情不可却的答應了佩鸞信中的要求。自此天天與佩鸞同游一二小時。雖然祇是朋友的交誼。但是畢竟因爲性的不同。那關係也就因之不同。一天一天的加深了。仲奇此時幾乎把以前「這婦人不是好惹的」一句話都忘了。並且因爲所享的權利與以前不

同他的義務當然也就增加了許多。然而仲奇却自己解說道：「朋友有通財之義。」

一天。佩鸞和仲奇在餐館中同膳。佩鸞忽問道：「你認得張毓靈嗎？」仲奇問：「可是在湖南做過推運局長的那個張毓靈？」佩鸞點頭。仲奇說：「我和他是老朋友。但是已四五年不見了。」佩鸞說：「他現在已到京了。住在東方飯店裏。」仲奇說：「你怎的知道呢？」佩鸞笑了一笑。低聲說：「我不瞞你說。那年我在長沙時。認得他的。他這個人。有些蠟燭脾氣。翻臉不認人。我正想向他討一筆債。請你幫幫我的忙。」仲奇詫異問道：「他很弄起幾個錢來了。何以該你的債呢？」佩鸞正色說：「他當初答應我一筆錢。不曾給我。我當向他討。但他是個蠟燭。好說必不行。你既認得他。可以由你轉帶一個信與他。和他要。他如不肯給時。我就請律師起訴。一面登報宣布他和我的關係。他是做官的人。一聽此話。必然得害怕了。當然就可給錢了。」說罷。伊的兩隻眼不住的向仲奇臉上察看。又低聲說：「像你我如得了這筆錢。也可以稍微寬裕一點。數目也有兩萬呢。總然不能全到手。一半必可得到。你也可以輕些担負啊。」仲奇也很高興的答應了。

次早。仲奇在家裏。他的夫人忽問：「你有什麼心事嗎？」仲奇忙分辯說：「沒有啊。」夫人說：「我見你昨晚回來之後。便無精打彩的。今日一起來。又坐在這裏。呆呆的想念什麼似的。你實在該歇歇。養養精神纔

好啊。本來這些時。白天晚上的出去。應酬太多了。也不是好事。」仲奇也不言語。心中想「這話也有理。但我這難題目。委實不便明說。」躊躇了一會兒。又照例出去了。自此佩鸞日日見面必問。「這件事究竟怎樣辦。見了張毓靈沒有。」仲奇每次都設法支吾搪塞過去。想道。「這事無論如何。太覺不正當。我總不能幫助一個女子去敲詐朋友啊。」

又過了幾時。佩鸞也瞧料出仲奇的情形來了。更不多說。依然與仲奇日日同游。忽然一夕要往平安電影館觀影戲。仲奇當然同意。不料看到一半。電燈忽明。休息的時候到了。佩鸞陡的站起身來走了。仲奇也不在意。忽見一個女子亦走入身傍坐下。急看時。却認得是他的夫人。十分惶恐。祇得強為鎮定。夫人問。「你是一個人嗎。」仲奇料到那佩鸞未走之前。必然已被夫人看見了。祇得答說。「有一位朋友同來的。」夫人笑了一笑。問。「男朋友女朋友呢。」仲奇臉紅了一紅。答道。「女的。」夫人又笑道。「朋友見了我。却爲什麼走了呢。」仲奇淡然答道。「我也不知道伊爲什麼走的。」他雖如此說。心中却十分納罕。很佩服佩鸞機警。假使伊此時不走。恐怕夫人必然不是這般和平的對付了。當晚電影演畢。仲奇與夫人同回。却並不見佩鸞的影子。仲奇納悶。夫人平常絕不到平安看電影。何以巧巧這一晚上來了呢。却又不便向夫人

詰問他的夫人雖不是河東獅子一類。然而眼見着丈夫和別的女子並坐看戲。且十分親密的樣子。自不免十分刺目。動了嗔怒。回家之後。便向仲奇大起交涉。仲奇當然賠了許多不是。又承認了許多受拘束的條件。方才了結這一樁公案。

自此之後。仲奇受了夫人的約束。再也不曾見佩鸞的面。有時佩鸞用電話。向他的辦公室來約。仲奇也沒有工夫。也不敢冒險。祇得婉言謝絕。佩鸞還問。「爲什麼祇推託不來。可見男子的心靠不住。莫非你又有什麼新歡了嗎。」仲奇有口難分。急得沒有法子。祇得把實情告訴。是被夫人拘束住了。次日。又接佩鸞一封信。

仲奇愛覺。連日不見。我思爲勞。昨悉君夫人見猜。心甚不安。佩固不願以第三者而阻間賢伉儷之愛情也。請暫爲疎遠。以俟時機。君當諒我。我亦忍痛俟君。意長詞短。諸惟珍重。

佩百拜

半個月之後。仲奇想起張毓靈來了。便到東方飯店去相訪。舊友相逢。十分快樂。談話間。毓靈忽嘆氣道。「我近來運氣不佳。到此不久。竟遭訟事。」仲奇忙問。「爲什麼事呢。」毓靈又嘆道。「說起來。也是我雙由自作。那年在湖南時。結識了一個女人。——還是一個女學生呢。也是我一時糊塗。以爲伊是一個有才無

命的女子。深加留戀。後來纔知道伊已經嫁過三次。是個有名的社會之花。便與伊斷絕了。不料伊現在也在京。忽然托一位律師。寫信向我嚇詐兩萬元。我打聽底細。纔知道那律師便是伊的情夫。這件事雖然沒有憑證。伊未必能勝訴。但我是做官的人。經不起這種聲名。若是向之私和。除非是給錢。但是此種女人。貪得無厭。一次給錢。難保後來不再生枝節。我正在這裏躊躇呢。老弟。你有什麼高明的法子指教我嗎。」

仲奇聽了心中瞭然。知道是那件事發動了。然而却不便將往事向毓靈提說。祇得敷衍着說了幾句。毓靈又說道。「像伊這種人。十分可怕。我是已經上過當的了。老弟你尙年輕。須得留意。這女人。伊能驅使一般男子。爲伊盡力做傀儡。當初伊寫給的我幾封情書。詞藻情意十分周至纏綿。後來我方打聽出來。並不是伊所寫。大概另有其人。被伊利用。代伊捉刀。伊轉到了何人的念頭。非達到目的不止。我現在已值得這次代伊出面的律師。也與伊相識不久。分明是伊要利用這律師向我索錢。所以纔和他結識的。一旦伊的目的達到。伊必然即與彼斷絕了啊。」

仲奇聽了。口中唯唯的答應。心中十分慚愧。暗想社會之花。便有這等的手腕啊。

鉛華記

禹鐘

市集之尾。有公立小學校。廣闢學問之孔道。令學生鑽赴之。弦歌之聲。長日不輟。較之市上之市聲。其麤雜之狀。正無少異。學校者。卽售販學問之肆也。教師卽爲肆中售貨之夥。友日以肆中所存之貨。納之學生腦中。令飽貯以備他日之善用。一日。課室中壁上所懸之鐘。鏗然鳴四下。遂散學。學生各各挾書自校門出。歡躍之聲。四澈斜日。受震而落。其勢益迅。學生挾書行道中。時心事各殊。有思得家中父母。每日行犒之果。餌或銅元者。有屬意田間之麻雀者。亦有計及歸就弟妹嬉遊者。亦有期在市中觀酒徒凶醉之狀者。凡此種種。希冀惟校門深深爲之。間隔。今校門已出。自由。悉復各人心理中之願望。將一一見諸事實矣。實則此時。不僅學生思將覓取其趣味之事。卽教師之中。亦人人力鼓其思想。以求消遣。此晚來之法。諸教師竭其一日之力。善誘學生。其勞誠非泛泛。今茲職務已畢。固宜設策以自娛。用調勞逸。矧諸教師平日深習衛生之

學知積勞易瘁。理須加以宣洩。始爲要策。不爾者。不將殉身黑板前耶。以是學生去後。諸教師聚議於臥室中。決今夕之進止。此重要之會議。獨校長不與其列。而諸教師平日亦力屏校長於議院之外。以校長一人之力。足抵大多數之議員。苟於諸教師公決之議案。一經反對。卽無成立之望。以是諸教師咸不樂其列席。果列席者。則會議且等之不開。必無滿意之決案焉。校中教師凡四人。時方各舉其提案於議院中。細加討論。謝先生主出飲酒樓。謝先生者。年事已近五十。貌寢而短小。兩目病近視。架腰圓式金邊之目鏡。人謂謝先生出其母胎時。卽帶此目鏡而來。後此未嘗稍去。亦無更易意指。其久御也。實則人苟於呱呱墮地之始。卽由母胎中架目鏡而出。不且喧爲怪事乎。綜言之。謝先生之目鏡。雖非出自母胎中。要亦爲過去時代之流行品。在目鏡史中。推論之。縱非上古。亦必遠在中古耳。謝先生平生所歷之事狀。今亦不能不加以一敘。俾介紹於讀者之前。知謝先生爲何如人也。謝先生少年時。頗銳意於舉子業。溺望先博一衿之青。然後循序而進。高擢巍科。以見其文章之卓絕。願望旣奢。故讀書亦不敢造次。其誦文時。每一句中。必逐字加以小頓。且復之。至再。然後再及第二字。如是而下。初不稍易其狀。及全句成誦。又必反覆念之。久久始及第二句之首字。似一句之中。有無數字。溝橫於其前。不能驟越者。此謝先生誦習之恆狀也。願謝先生之爲此。實大

有經緯於胸中。以爲讀書卽爲他日翔步青雲之先聲。苟艸艸讀過。不加思索。則縱畢萬卷書。亦必不能致用。與擘無數之白紙胡異者。以是人見謝先生誦書成。竊竊爲古人愛愛謝先生如是。精研細討書中。或有罅失。必且爲彼盡發其覆。則古人聲名不將因之墮墮乎。顧謝先生之於先哲所遺之著述。篤信不疑。故雖逐字逐句中。覺有不能盡以己意解之者。則亦曲恕未嘗稍加指摘。讀者須知謝先生學問之精博。不待人知其然。卽彼亦深所自信。凡書中有非彼意所能暢曉者。卽可直指其不通無復疑義。然謝先生心祖古人。不願宜暴其短。致損千秋已成之盛名。此則由於謝先生宅心之忠厚。非艸艸讀過而不察也。謝先生雖績學而數乃大奇。屢應童子試。姓氏竟屢落榜外。乃益信文字之無靈。默計此身懷才恐終不遇。然不甘遂使所學不傳於世。因設館訓蒙。坐擁皋比。一意育才。爲要旨。不復作翔步天街之想矣。未久清廷詔國中興學。校而廢科舉。此舉殆因謝先生之才高失路。而悟及科第之取才。往往遺真才於不察。故翻然變政。以圖後效。然其後清社終以失士而亡其國。果當日取士咸如謝先生者。則勵精圖治。輔國憂勤。或尙不致遭顛覆之慘耳。謝先生授徒既久。及門者不可數計。故其間所造就之人才。亦以人衆而莫由枚舉。以彼平素讀書心得之富。兼又心冀門人之傳其學。此豈常人之所能望其頂背者乎。謝先生之教人。以習字一科爲最重。

以彼自問生平之所長。惟習字尤爲衆長之先。故欲使門人得其薪傳。必以習字爲準衡。其教育之術。可云扼要而有則矣。然謝先生甚珍祕其手蹟。舍教人習字外。初無一字之流傳於他處。而人亦知其惜墨如金。雖重價亦莫能致。因不敢冒昧進求。願雖如是。凡人果必欲得謝先生之吉光片羽而玩賞之者。則其事尙爲難中之易。蓋其門弟子中。均藏有謝先生手批之習字簿。逐頁咸有評語。一經借閱。即可親炙其真蹟矣。謝先生既以少時鏖羽而歸心於平淡。而家又非裕。數十年來。僅恃訓蒙爲事。其生涯之清苦。不難論定。不知謝先生於訓蒙之外。頗饒心計。處鄉里中。恆代人任舉債事。事成兩方。咸有報價。雖所入非巨。然亦可藉是以補其生計之不足。較之專事訓蒙爲况。乃優數倍焉。其始謝先生亦嘗思爲學校教員。願於新式之教育。終格格不能入。卽亦甘於默默。不欲與新人物抗衡。然自問學識富博。果使身爲學校教員者。必將大宏其效。卽一旦去位。亦足使人生其去思而立爲穹碑。其求爲教員之心。終未盡死也。謝先生遭遇既如是。雖遇事心雄。而卒爲蹇運所挫。其入世以來。可云未有一日之伸眉。然亦可云日日伸眉。自得初無抑鬱。以謝先生一面鼓其雄心。而一面卽退求達觀。蹇運臨貺。至於若何程度。達觀亦隨以展拓。至於若何程度。兩兩相抵。其遭遇雖非佳。而心固恆適也。雖然。謝先生早年失意於科場。未能稍償其懷抱。然今茲求爲學校教

員。寸。心。蘊。結。亦。正。無。異。昔。時。切。望。登。第。之。情。天。固。不。夢。夢。者。見。謝。先。生。垂。老。無。爲。卽。亦。大。加。憐。憫。必。令。一。嘗。學。校。教。員。之。况。味。用。慰。其。心。今。果。如。願。以。償。矣。當。校。中。暑。假。開。學。之。先。校。長。欲。聘。一。人。爲。教。員。因。謝。先。生。之。所。識。而。求。爲。致。意。焉。已。而。此。人。却。聘。謝。先。生。遂。進。而。自。荐。校。長。可。之。令。任。管。理。及。習。字。科。以。習。字。一。科。爲。彼。特。長。之。學。問。而。管。理。學。生。則。以。彼。年。事。最。長。經。驗。亦。必。過。人。因。亦。以。此。屬。之。也。謝。先。生。平。日。之。夢。想。學。校。教。員。已。非。一。日。及。是。因。校。長。浼。聘。他。人。人。乃。不。就。而。歸。之。已。此。殆。天。特。有。意。設。此。閒。閒。之。曲。折。使。謝。先。生。身。登。寶。座。一。解。其。積。想。之。勞。則。天。亦。可。謂。善。體。人。情。矣。時。謝。先。生。蒞。事。已。垂。兩。月。之。久。此。校。去。其。鄉。可。十。里。以。是。謝。先。生。遂。時。時。動。其。羈。旅。之。感。念。人。處。羈。旅。宜。得。慰。情。之。計。而。謝。先。生。道。德。高。尙。舍。嗜。飲。外。絕。無。其。他。蕩。佚。之。好。故。每。當。傍。晚。散。學。後。輒。以。飲。酒。之。議。案。提。出。於。諸。教。師。之。前。是。時。謝。先。生。與。其。餘。三。教。師。討。論。稍。久。卽。起。顧。窗。外。斜。日。曰。速。決。速。決。不。爾。淹。其。晷。刻。甚。無。謂。也。三。教。師。遂。可。其。議。拂。衣。待。行。謝。先。生。見。議。案。已。通。過。樂。甚。狠。顧。三。教。師。曰。君。等。卽。欲。更。作。他。議。亦。必。無。過。飲。酒。之。爲。當。也。言。次。卽。與。三。教。師。匆。匆。離。校。去。已。而。行。抵。市。中。就。一。常。飲。之。小。酒。肆。飲。四。人。合。爲。一。座。當。杯。款。語。幽。趣。橫。生。未。幾。暝。色。大。至。沉。沉。然。堆。塞。屋。中。酒。家。卽。於。此。時。上。其。燈。燈。明。曠。黑。雖。破。然。夜。境。乃。愈。因。而。肖。而。謝。先。生。等。心。上。之。黑。暗。亦。隨。夜。色。而。俱。起。酒。酣。謝。

先生引滿語同座曰余意今夕宜一瞻諸先生之益卉我備醉眼看花或較醒時爲清切時座中年少而華服之教師微語曰謝先生勿如此調侃何云益卉之有爲時非早可罷飲矣謝先生聞言忽作怪笑報曰適我言益卉殊未能當幸諸先生勿介之實則益卉之名縱不成立然求之水族中亦正不患無名以舉之耳言已畢座皆笑笑謝先生出語之滑稽突梯動人也自是謝先生每一露脣必言及水族語時聳其雙眉以示得意諸先生爲狀則適與之反謝先生每一聳眉彼必矍蹙一次彼此乃成絕妙之對照也讀者須知諸先生者一纏綿悱惻人也市中有小家女年甫妙齡有豔色平日搔首弄姿大類出牆紅杏浪態撩人諸先生於半年前已與之大有情愫近益膠合頗有老我柔鄉之概此女有手帕交白晰而肥人咸稱以豚蹄於是雅號之施不能令其友獨抱向隅女身材嬌小因名之曰蝦仁蝦仁與豚蹄二者皆充膳之佳肴也謝先生之屢屢言及水族卽指蝦仁之女郎意在求諸先生導往一見飽其秀色用解羈旅之愁願諸先生吝甚不願以獨享之佳肴令人加以染指恐謝先生一見將饑涎欲滴而動其食指焉迨罷飲謝先生仍力持前議不已其餘兩教師亦思一瞻豔色爲快諸先生雖怏怏不爲可然爲衆意所強則亦首肯而行爾時四人醉矣謝先生醉態尤烈步履欹斜若難自主似入夜鬼物紛伏於道中俯身力掣行人之足不使如白晝

之引步無碍也。行未久。抵一處。諸先生停足而語曰。至矣。其地洞黑如漆。無一星之燈光。映射能及。似夜色。獨濃於時間者。諸先生之語一出。三教師遂共豁其醉眼。力注於濃黑之中。狀若搜覓遺物。且同聲語曰。然則進耳。諸先生往來其地。既慣。故雖在濃黑之中。亦能辨其門戶之所在。且又熟知夜來門禁之弛。遂以手輕撼其扉。扉故虛掩。受撼立啓。諸先生微呼三教師曰。入也。諸先生身爲之導。比入室。室中不燈。一如門外之濃黑。諸先生曰。彼家晚飯後。卽登樓去。室中例不燈也。我儕今當登樓。晤之。謝先生縱其醉語曰。登樓亦佳。遂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二語爲登樓之先聲。其餘二教師則大出怨言。以爲入此暗室。殊苦摸索。謝先生慰之曰。佳境將至。勿遽作怨言。自灰其志。時諸先生已得梯而登。謝先生等緊隨於後。梯上履聲忽亂。起樓上。人已聞聲。高聲問曰。來者誰也。其聲嬌婉無匹。諸先生且登且答曰。僭得數賊來盜爾家珍物耳。樓上人問諸先生言。卽不發問。以諸先生之音吐樓上人耳。熟能詳也。已而登樓。蝦仁女郎方獨坐。及諸先生等入。女郎盈盈起曰。來何自乎。言次。逆諸先生等坐。謝先生以爲樓中惟此女郎一人。心中大羨。諸先生平日銀河之無阻。彼自醉眼中。歸視此女。覺風致綽約。豔態欲仙。幾欲直前擁抱之。願以諸先生在前。不敢越分。以謝先生平生力持道學。雅不欲以荒亂之事形之人前。然此時謝先生興爲酒鼓。極思得一慰情之法。以

自遣狼顧室中者有頃忽見臥榻之上橫陳一中年婦手撚鴉片之筒向火猛吸烟霧騰騰而升如繞雲縷當謝先生等入時但注意於蝦仁女郎而此吸烟之中年婦方一意於所事默然不聲故人亦初不之覺此中年婦爲蝦仁女郎之鄰媿醜狀可掬遠不若女之俊媚且面目凶獷望之無可近之色願在謝先生眼光視之則以爲徐娘風韻猶存頗足撩人春意謝先生一見中年婦默念諸先生今方年少宜得彼蝦仁女郎之垂青若余者雖未可謂之老朽然盛年水逝已無可挽萬難動彼少女之愛若以年事衡之則彼中年婦正堪與余相匹矧余遇彼於此緣成巧合此中似有天意彼中年婦者特一微賤之女子而余之才望令彼知之必且歎慕無窮嗟乎謝先生生負奇才宜作慧眼憐才之想也謝先生思想勇氣大鼓立趣臥榻之前奮身下撲此中年婦之身狀如猛虎之取羔羊時中年婦方力吸鴉片謝先生至榻前時初未之覺既及其身乃盛怒力與謝先生爲抗且大聲詈曰何物狂奴敢攪老娘怒是時樓板上忽起巨響則謝先生頽然倒矣中年婦嘗聲猶未已已登榻就烟謝先生狼狽而起作恨恨狀牽人皆目之而笑謝先生默然不語自悔孟浪又念諸先生與蝦仁女郎情愛之摯直可稱爲佳偶而已則雖中年婦尙棄我如遺又焉能望妙齡女子之垂手示親者思至此因自傷年老不已幾欲隕涕少須諸先生倡作雀戰少女遂取牌而出於是諸先

生與蝦仁女郎及其餘二教師合爲一局。謝先生自請作壁上觀。蝦仁女郎與之屢讓。謝先生終不可謝。先生者自問身爲才士，乃見棄於一婦人中心，滋不能平。恐含憤入局，心不能屬。結穴必且大北，勢難保其慳囊之弗破。此謝先生明於應事之方也。謝先生觀戰既久，枯坐不聯。遽乘燈光中流覽室中之隙，設目光所至，一一覺有美人之薌澤存焉。而粧台之上，羅列化粧之品，尤爲謝先生所醉心。默念化粧之物，爲美人心愛者，余以年老而不能親其薌澤，則取其一二事以歸，亦足觀物而思其人。如聞色笑，後此客枕淒涼，直不啻挾美人而自慰。夢中有路，或可藉是以通。結幻成真，去來無碍，則一物之微，亦正有精神感召之妙用。思次偷眼，覩三教師及蝦仁女郎，均注其全力於局中，目不旁瞬。謝先生心口自語曰：此其時矣，勿失之交臂。遂起行，近粧台之側，疾取雪花膏一瓶，納之袖中，仍返其座。力自鎮定，勿使稍露倉皇之色。竊幸大功已成，幾欲失聲而笑。顧謝先生竊取雪花膏時，諸先生已目擊之。及其歸座，貌若無覺，而謝先生則以爲無人能知此也。至雀戰終局後，諸先生亦不言謝先生盜物之事。遂歸諸先生家於本地，故入晚不宿於校。是夜與謝先生等別後，或爲留宿之齊髡，或作投林之倦鳥，則悉非局外人所知矣。次日，謝先生等方與校長共晨餐，諸先生適至，食罷，諸先生引謝先生於無人處而語之曰：昨夜東窗事發矣，慎之慎之，勿遽被捉將官裏去也。謝先生知旨而故作不解，曰：君所言者，殊令人茫然，莫知其故。所謂東窗事發者，果何事耶？諸先生

曰敬告君。余之爲此言。初非代人任偵。遲之職。此事君當自知。何待明言。粧台上之雪花膏。咸謂見君掩取。余初亦萬不之信。乃人言嘖嘖。意或君偶效東方故智。以相戲耳。謝先生聞言。紅暈自耳際潮湧而出。波及滿面。深怨目鏡之小。不能盡掩其面。則故以素巾屢拭兩頰。冀障其羞暈之色。心中思舉一完善之飾詞。顧乃力索不可得。訥然言曰。君何由知必爲我。卽有其事。亦屬文人雅謔。何傷於事。豈君以愛情之所使。乃欲冤人作賊耶。諸先生知其頑梗。卽亦不語已。而此事爲他教師所聞。爭以爲絕妙之趣事。撫爲談助。遂歷歷入諸校長之耳。校長大恨謝先生。身爲師資行事。乃同下流無行之僉壬。力加申斥。且搜取謝先生所盜之雪花膏。憤擲之地。謝先生知理細不敢聲抗。然心有所不平者。則以爲諸先生與彼蝦仁女郎。探芍贈蘭。敗德已極。而余偶一任情。遽以惡言相詆。此中絕無公理之足憑。謝先生者有道之君子也。恐此事一經校長之宣傳。將因此而毀其畢世之修名。遂不甘默默卽以此意自陳於校長。責其賞罰之不明。校長之意以爲謝先生年老而不知自檢。且平日言行良多可議之處。恐長此以往。將累及學校之名譽。則大悔用人之弗當。遂辭其館。謝先生在校任教職者先後凡兩月餘。及是乃飽我其羈旅之愁。惘然返其故鄉。謝先生未爲學校教員時。常思一旦身遂大願。必盡力於教育。俾他日去位時。校中思其功績而爲之樹碑。以識去思。今謝先生在校雖僅兩月餘。然揆其行事。固人人樂爲之立一去思碑於齒頰間也。

黃弈住軼事

鈍根

僑商巨子黃君奕住。福建之廈門人。少貧。習理髮業。南洋華僑某大糖商。最賞識之。以其品性醇厚。資質聰慧。而貌亦不似長貧賤者也。一日。又理髮。相與閒話。某問黃君。何不爲商。黃君以缺乏資本。對某笑曰。此不難。吾貨棧中。棄糖滿地。子可往拾之。簸去塵穢。賤值斥售。亦可得百金。以之設小肆。綽乎有餘矣。黃君稱謝而出。卽賚命往告貨棧之司事。既得棄糖。願不卽售。無何。糖價飛漲。乃貨之竟得八百餘金。此八百餘金者。實爲黃君發軔之第一批資本。由此操奇計贏。機緣奔湊。馴致五百萬之富云。

然黃君亦嘗經一度之挫折。總計虧負之數。以所存某外國銀行之五百萬。界人僅足相抵。黃君於是按照簿記債權者。逐戶簽付支票。簽時五內。如焚。悲憂交迫。竟至暈去。及醒。援筆復簽。卒竟其事。而五百萬富翁。霎時淪爲赤貧矣。某外國銀行大班。聞之。亟造黃君之居。而慰之曰。公既拚破產。則要求債權人。照帳償付半數。亦何不可。是在常人於此。必且藏匿財產之半。變姓名。隱他鄉。猶不失爲二百五十萬之富翁。而公乃不屑爲此。甯盡所有。以全信用。求之今日商界中。誠如鳳毛麟角。我佩服公之道德。信用。願以五百萬。畀公透支。公其努力前途。恢復舊

業非難事也。黃君絕處逢生，喜出望外，感激至於泣下。嘗謂人後此數千萬之盈餘，不啻皆出某銀行大班之所賜云。

黃君初至上海籌備中南銀行也。人地生疎，頗感困難。姑往申報館訪其經理史良材君接談之下，氣誼投合，相見恨晚。遂請史君爲中南銀行發起人事，必咨詢史君而後行。史君乃以報館總理兼銀行董事，亦難得之機遇也。

黃君發起漳廈鐵路，自任資本五百萬，其餘半數則募外股充之。廣東政府震其豪富，趨承備至。孫大總統優禮有加，而北方軍閥亦亟欲得黃君歡心。閩之孫傳芳慨然以疏通北政府自任。黃君頗抱樂觀，惟閩省長薩鎮冰氏態度冷靜，當黃君入謁時，薩不俟開言，即強黃君聽留聲機其所唱爲空城計。黃君未解其意，及談鐵路事，薩遽問君會備款二千萬報効軍費否。黃君爲之愕然，意沮。薩君言外之旨，蓋謂欲得軍閥相助，首當報効軍費。否則鐵路必不能成。即成亦徒供免費運兵之用。卽有二千萬資本，殊不足抵若干時賠折耳。薩君素重道德，故其苦口婆心如此。

以上所述皆爲廈門巨商某君告余者。第恐余筆記或有錯誤，希望讀者諸君能糾正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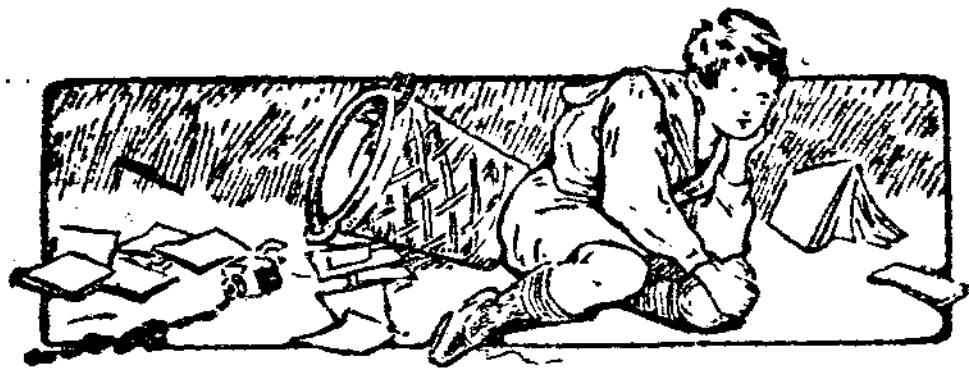


一夜悲歡記

一夜悲歡記

玉龍

話說浙江溫州青田縣城外。離城三里遠近。有一高岡。俗名黃土岡。上岡七里半。下岡亦七里半。余友章君新培。爲溫州最負盛名之拳術家。渠自言幼年十六歲時。曾在岡北大覺寺裏讀書。兼習武藝。因該處多盜。本鄉人士稍有資財及子弟長得雄壯者。均延師教授拳棒。况新培更是天生勇力絕倫。身強胆大。故其父母令他在城外大覺寺內。跟老和尚廣智習練功志。兼可靜心功書。有一天。正當六月初旬。廣智放他兩天假。令他進城看望父母。新培答應着。便暗自尋思道。這樣大暑天。相隔又二十多里。白天裏烈火似的太陽晒着。怎地好走。倒不如喫了晚飯動身。又風涼些。初更便可到家。又好明日自在頑耍一天。新培主意打定。便等



喫過晚飯。先預備下一隻棒槌似的白紙燈籠。提在手中。一手執着芭蕉扇。離了大覺寺。大踏步向城內進發。其時剛下午六點鐘。夕陽在山。暑熱稍殺。剛走了一二里路。已到岡下。新培右手捏着扇子。左手提着燈籠。一步步走上岡來。那西邊日光已漸漸沉沒。東方早推出一彎新月。幸在野外。時有微風拂面。稍覺涼爽。又行下三四里路。已經是滿身大汗。天已盡黑。却今夜月色尚好。新培便坐在道旁一塊大石上。換換氣。就將身邊所帶自來火把。把燈籠內蠟燭點上。坐了一刻。正想起身再走。忽然見西北角上。沙飛土走。就地捲起一陣狂風。風裏面隱約有一個生物。如飛般向前奔走。新培是以高臨下。所以一眼望見。但又距離太遠。兼之天色已晚。不甚看得明白。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又不知道此物可要到此岡上來。心中老大驚疑。當下那敢怠慢。慌忙提起燈籠。放開脚步。連走帶跑的奔上岡來。一口氣跑了三里多路。已到岡頂。那上面平坦處。本有一座茅亭。是預備與行人歇足的。日裏尙有個把賣荒茶的。此刻却連人影都無。新培走上岡巔。猛聽得後面



一夜悲歡記

風聲大作。急回頭向下一望。只見遠遠地風狂霧滾。高擎著兩盞明燈。從北面岡下奔馬也似的搶上岡來。霎時間那滿岡月色不由的黑將下去。烏雲四塞。勢如暴雨。將至把個章新培嚇得魂靈兒飛在九霄雲外。急忙連吹帶摔。先把燈籠熄滅。跌跌撞撞鑽進亭子拐角邊。躲著用手臂遮護著面孔。兩眼從胳膊下向外偷看。此時月色剛從黑雲縫裏漏出一些光亮。只張見那兩碗紅燈已滾到岡頂定睛看時。却是一個似人非人的怪物。身長丈餘。頭如笆斗。那兩碗紅燈便是那怪物的二目。那怪遍體生毛。身上並沒一件衣服。新培這一嚇幾乎喊出咬啣來。口裏二十八個牙齒捉對兒。嘶打新培。生怕弄出聲息來。被那怪聽見。不是頑的連忙用衣袖塞在自家嘴裏。回耐上下牙齒不由主人作主。還在那裏隔著布打架。幸而那怪跑上岡頭。略向四面望了一望。又對亭子裏張了一張。猛可撲翻身。虎一般往原路奔下岡去了。新培大大出了一口氣。方將魂魄收回身上。將額上冷汗抓下一大把來。道聲我的媽呀。爭些兒嚇都嚇殺。慌忙離了息足亭。急急打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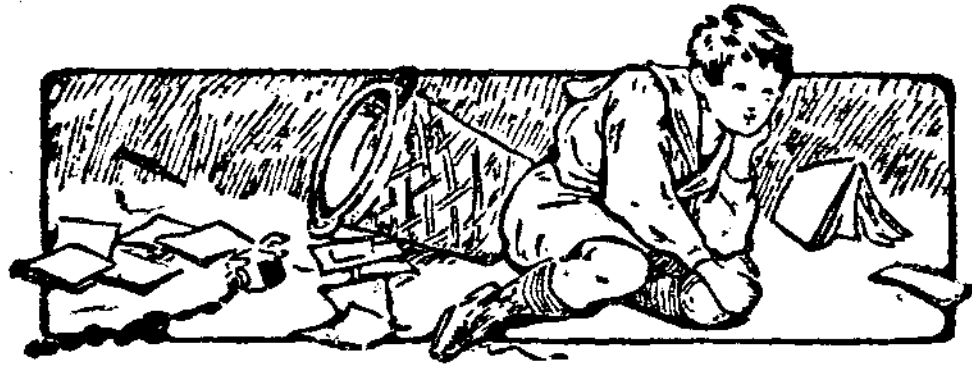


面穿岡而下。原有燈籠和扇子。也不知失落何方去了。可恨那月色也跟着作怪。此刻忽然又明亮起來。新培這時用脚尖點地的。的的施起夜行術來。不滿一個鐘頭。已跑下五六里遠近。此處離土岡脚下。只剩一里半路。再往下去。便是一道丈把寬的大澗。當中祇有一條木板橋。却是多年失修。既窄且薄。又沒有橋欄。除此非大大繞道不可。過了闊澗。就是村庄。有人烟的所在。新培見快要過岡。當下便把脚步放慢些。正行之間。忽地後面怪聲又作風沙揚起。有十來丈高。把天空月色盡行遮蓋下去。四面八方一時全黑。耳朵裏只聽得風聲樹聲。夾着沙石滾落之聲。極重的脚步聲。和一種怪嘯聲。驚濤駭浪般。從岡頂上直捲下來。如同千軍萬馬奔騰而至。新培只叫聲苦也。今番性命休矣。渾身上下抖個不住。汗出如漿。兩条腿如同棉花一般。提不起來。自己叫喚着道。新培呀。你怕也是死。走不動。更加難免。倒不如硬着胆。搶先過橋。前面就有人家。或者逃出命來。終不成站在此地等死麼。新培念頭一轉。勇氣斗增。登時腿脚較前反覺有勁。加之新培本是



一夜悲歡記

個雄壯體質。年紀又值成人。雖說已走下十幾里路。然終久是有真實本領的。賽過新生犢兒。况又處生死關頭。當下便將週身氣力運用在腿上。拚命價跑到澗邊。箭一般奔上橋去。說時遲那時快。新培剛躡上板橋。才到中段。離岸上遠。那物已風馳電掣般。趕到澗邊。新培在橋上看見那物已到背後。兼聞着一種腥氣。不由的滿心着慌。登時膝蓋一軟。左腳往前一滑。右腿跟着一跪。咕嚕咚一交。栽倒加之。橋身又窄。又無橋欄。幾乎翻筋斗。掉下水去。可是兩足已支出橋外。幸虧身子還臥在橋上。不過一時。又無力扒起。正在萬分危急的當兒。忽見澗南一個白衣人。一個箭步飛上橋頭。跑到跟前。用手將新培輕輕扶起。只聽他口中說道。你這人。怎地晚間孤身過澗來。幸而那物是個怕水的。所以他不敢上橋來。要不時。你還有命麼。新培立起身來。先向那邊一望。果然月白風清。靜悄悄已杳無一物。只見月光之下。靠澗一帶地上。有一種既怪且巨的脚爪印。兀自深淺分明。新培這才驚魂稍定。一同走下橋去。趕忙致謝。白衣人道。適間多承老兄救我扶起。我來那白衣人聽了。不由的抿嘴一笑。新培定睛看時。原來那人是一個絕色女。



子。這。才。覺。得。自。己。嚇。昏。了。連。男。女。都。認。不。清。對。着。人。家。姑。娘。喚。起。老。兄。來。新。培。老。大。不。好。意。思。只。得。陪。笑。道。不。瞞。小。姐。說。我。是。在。岡。北。大。覺。寺。裏。讀。書。的。因。爲。要。趕。着。回。家。去。天。又。太。熱。只。好。喫。了。晚。飯。動。身。不。想。半。路。上。便。遇。着。那。怪。物。不。是。我。腿。快。險。些。兒。被。他。活。吃。了。一。路。上。那。女。子。問。道。你。姓。甚。麼。家。住。在。那。裏。新。培。一。都。告。訴。了。他。接。着。也。問。這。女。子。姓。名。住。處。那。女。子。微。笑。道。現。在。已。經。不。早。了。城。門。快。要。關。了。你。趕。快。進。城。去。還。來。得。及。我。家。却。住。在。這。村。裏。離。此。不。遠。說。着。用。手。遙。指。道。那。向。東。有。三。間。瓦。房。門。外。有。一。棵。大。榆。樹。的。便。是。咱。們。改。日。再。見。罷。說。完。便。嬌。嬌。婷婷。分。手。自。去。了。新。培。見。他。走。未。幾。步。忽。地。回。頭。嫣然。一。笑。就。把。被。軀。一。矮。得。得。得。如。飛。鳥。般。向。東。竄。躍。而。去。那。脚。下。功。夫。比。自。己。高。得。多。了。就。把。個。章。新。培。益。發。弄。得。目。迷。神。眩。較。剛。才。嚇。昏。的。更。加。十。倍。直。等。望。不。見。美。人。情。影。方。始。似。醉。如。痴。進。城。而。去。自。是。章。新。培。便。將。此。日。作。爲。畢。生。大。紀。念。日。因。爲。只。在。數。小。時。之。內。忽。驚。忽。喜。忽。悲。忽。樂。忽。而。月。黑。風。狂。惡。怪。磨。牙。來。搏。噬。忽。而。明。眸。皓。齒。美。人。携。手。笑。相。扶。這。件。事。真。可。算。得。希。有。新。聞。非。常。奇。遇。了。

京津兩大奇案

稚芝投寄

▲嘴唇案

宣內核桃饅胡同住戶汪姓有一女僕劉氏姿首頗佳持身尙謹昨晚不知何故竟將家主汪可海之嘴唇咬傷甚重後巡警趕到遂將兩人一併帶區云

▲李純遺妾案

有浙江甯波籍之林氏兄弟數人僑寓天津小有賣國之名其老三烟賭嫖……等等無一不爲去歲伊妻故世要娶續絃適有李故督之妾年將三旬以處女小姐模樣家居待字因分得李故督一小部分遺產門面倒也闊綽林三聞女有財產卽有以利爲婚之意央人做媒一說便合陪嫁妝奩果然不少娶後魚水和諧而林三常時取諸內府動輒千百攜去花天酒地竟夜不歸新婦漸有怒意嗣後林某再向索錢漸不順手於是林三乃諷以曾爲李妾更加輕視同床異夢夫妻僅存名義矣新婦自

怨薄命月次遇人不淑。漸有厭世之心。第一次吞服林三所貯之鴉片自盡。遇救醫治復活。林更惡之。大有欲其速死之態度。後其妻於早晨忽以手槍爲二次之自殺。蓋林三所藏手槍甚多。故取用甚便。拍拍兩聲。彈自胸部穿過。呼號一日夜。方畢命。此事當時頗引起各方疑問。僉謂其妻之死。或非真出自動。想是威嚇索款。弄假成真也。女之母家。亦不甘休。費去許多口舌人情。事始告寢。然自是林三不敢一人獨宿。令僕役十餘輩圍繞而臥。某晚林忽叫喊。三太太伸手過來拿烟簽子。大家嚇得不得了。又一日林携妓回家。即聞空中有哼哼好的之厲聲。於是急遣妓去。而腹痛終夜。乃指天誓日。許爲之如何超度。現停靈於津門甯波會館。不時念經作功德。冀鬼之不復擾云。夫林所娶之女。不問其是否李某之妾。然當初既垂涎其財產而娶之。並非彼女自己送上門來。今乃如此磨折以速其死。無論自殺他殺。林三何能無罪。再彼女僞爲處女。願以厚奩擇佳婿。相與終身。並無害人之意。否則又安能供林三動輒千百之揮霍。乃林三始亂終棄。利盡交疎。弱女子無處伸冤。不能不出於一死。亦誠六外之一種慘事。而况其死究竟如何。又大可研究乎。嗚呼。此等黑暗情形。惟官宦家庭最多。真堪令人髮指也。

支

票

劉恨我

那一天早晨。大約八點多鐘的時候。私家偵探徐福鷗。獨自一人坐在辦事室裏。口中含着一枝香煙。腦海裏默默的想着。這幾天以來。竟沒有人來請教。覺得心煩技癢。恨不得立時有生意送上門來。忽然走進個僕人。手持着一張名片。說有人來訪先生呢。他接過來一看。只見正中印着「陳寄志」三字。上首一行是「上海萬通銀行會計主任」。下面是藉貫「浙江杭縣」。福鷗曉得是來光顧的。說了聲有請。僕人

退了下去。不一時。引進一個男子。年紀大約四十多歲。穿着極其華貴。只見他說道。足下就是徐福鷗麼。福鷗應了聲。是。請坐。請坐。有什麼見教呢。寄志說道。前天早上。敝銀行收到了一張支票。款項是五千塊錢。由本埠富紳趙金星存下的。其實所收支票不止他一張。因為那天數目最大的。只有他一張。後來晚上七點多鐘的時候。我照例結算。單單失去了這張。遍尋無着。旁邊又沒有人。我擔任那位置。已經三十多年。從未失過一次東西。你道奇怪不奇怪呢。我心裏一想。早上掃地的僕人。每天總到一二次的。剛巧那天下午。他對我說。告假去拜訪他的舅

支 票

一





支票

父。不料竟一夜沒有回來。明天早晨。我向他盤問。只推說不曉得。我怒極了。把他送交法庭。押在獄裏。目下尙未裁判咧。但這五千塊錢。恐怕是沒希望珠還了。唉。福鷗聽到這裏。跳起來道。不！不！你家裏一共有幾多位。寄志答道。我的家眷。是寄宿在銀行二層樓上。只有拙荆和犬子。他今年不過五歲罷。福鷗接着問道。陳先生。這個僕人。在尊處做了多少年。答道。大約有十多年了。平時作事很勤。沒有犯過什麼大規。不過好飲酒。醉後就不管天大的事情。做了再說。就是這個缺憾罷了。福鷗又問道。他今年有多少年紀了。寄志說。五十六歲了……說到

二

這裏。他已立起身來告辭。說銀行還有些要事。必須回去了。結。福鷗答道。請先一步。我隨後就來。他說聲多擾。便走出去。福鷗把身上衣服。整了一整。戴了頂呢帽。拿了根司的克。很匆忙的出門。乘了部黃包車。直向萬通銀行進發。訪着了陳寄志。閒談幾句。便引他到會計室裏。如此如此。重說了一遍。福鷗聽着。細心察看了好久。並沒有什麼線索。可備案中參攷呢。只得硬着頭皮說道。一星期內。待我回音吧。但這裏。我要時常走動的。不知足下能允許我麼。寄志答道。那是自然。出了會計室。見對面一間房。房門緊閉。福鷗問道。這間房是什麼用處的。他答道。便

是我的寄宿舍。福鷗遂跑回家裏。覺得茫無頭緒。從何着手呢。未免有些心灰意懶。這天晚上飯也吃不下。快快睡在床上。左思右想。忽然喜形於色。忽又滿臉含愁。像失敗模樣。滿腔心事。正在腦海裏宣戰呢。最後纔朦朧睡去。

明天早上。一骨碌從床上扒起來。洗了面。漱了口。喚僕人買了些點心。飽餐一頓。便到那牢獄裏。訪陳寄志的僕人。慢慢尋着了。原來是一個老頭子。面貌很慈祥。決不像盜賊行徑。福鷗見了。略略問他幾句。也無補於事。便走了出來。順道到萬通銀行。巡查了一週。依然如昨。不覺有些灰心。回到家裏。對僕人說道。從今天起。無論

有什麼人來訪我。都說不在家。出外旅行去了。說完步到書房。坐在沙發上。閉了雙眼。左思右想。最後果然給他揣測着些線索了。歡喜欲狂。因為有一些頭緒。就可着手進行。馬到功成呢。以後他差不多每天到銀行一次。宛如學堂裏上課一般。也很留心各人的言語舉動。

★ ★ ★ ★

光陰不知不覺的過去。這件事發生。已經有四天了。社會上人士。對於這件案。也很注意。那陳寄志心裏急得什麼似的。因為同福鷗有約在先。又不敢對他說。這天下午。徐福鷗費了多少心血。這案已經破了。便得意揚揚。大搖大擺走





支

運

進來。寄志見了這個模樣。也知道水落石出了。連忙請他坐下。福鷗不慌不忙。在身邊摸出一只皮夾。拿出一張紙頭來。雙手遞過去道。陳先生。幸不辱命。支票在這裏。請看一看是原物嗎。但尊僕是個好人。完全不關他事。請快快放了他罷。寄志接過來一看。果然一點不錯。是張五千元的支票。歡喜的了不得。說道。徐先生啊。名不虛傳。竟把支票珠還合緒。委實是感激得很。但那賊是個怎樣的人。請對我說個明白啊。他答道。我是守秘密的。若說了出來。恐怕陳先生也不相信吧。寄志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便要求他說出來。福鷗慢慢的說道。那賊就是

四

令……令郎。寄志聽着吃了一嚇。很驚奇的問道。什麼話……就是犬子麼。他今年不過五歲。那裏會行竊呢。先生未免太會尋開心了。福鷗道。待我來說明白了吧。那僕人早晨到過你的會計室裏。此時那張支票。還沒有送來。如何可誣賴他呢。况他既盜了一萬塊錢。是然遠走高飛。爲什麼還回來服務。豈非自投羅網麼。有了這兩種理由。所以不是他了。記得那一天。我剛進來的時候。見令郎從臥室裏。慢慢扒出來。到那辦事室。後來見了我。竟跑了出來。我受了這個感觸。胸中早已明白一大半。因爲先生專心一志的計賬。那張支票落在地上。令郎扒

進來。你都沒有覺得。他見這張支票。是張花花綠綠的紙頭。當做廢品。捨了去了。這不過是我一種小理想。不知對不對。後來我每到這裏。就和他白相。竟被我從他袋裏尋出來。他見我搶了這樣的美麗花紙。急得要哭出來。後來我

還答應他一包糖果。做交換品呢。寄志聽完。纔恍然大悟。大家不覺呵呵大笑起來。鈍根按。銀行收得存戶解來他行支票。例當即去兌款。如何能等到晚來七點多鐘。方行查核。此疑問也。

挹翠室滑稽詩話

王兆霖

偶閱明朝瑛所撰七修類稿。載有月中桂詩一首。詞頗雋永。詩云。上界誰將此樹栽。廣寒高處古香來。根從天地分。時苗花在山河影。裏開玉兔守株依。舊闢青鸞腳。子下瑤臺。不知斫缺吳剛斧。蒼狗浮雲變。幾回月中桂。幻影也。此詩將幻言幻。可謂深得其旨。

支 票

五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煙

風 行 萬 里



先哲有名言。長
 城國之寶。今有
 長城烟。尤令人
 傾倒。色鮮味更
 佳。遠近馳名早。
 諸君吸此烟。可
 以解煩惱。實業
 賴以興。利權賴
 以保。寄語愛國
 人。毋忘此烟草。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公 司

焚屋教子

仁湛梁

陸克勤幼時不是個絕頂聰明的孩子嗎。他嘗問母親道。月亮裏有什麼呢。他何以不跌下來呢。前幾夜他何以不是這樣呢。他父親在旁聽他這幾個問題。大大的贊賞他。又對朋友們說起。沒有一個不贊他聰明的。大家以爲他將來必是個大人物了。誰知他後來竟變成一個無職業的廢人呢。他既沒事做。又好交結一輩無賴。幸虧他父親是個十多萬產業的富翁。但一年年的過去。他把父親的產業已去了將近一半了。他母親常常勸他。奈他不聽。舊同學也極力勸他。道克勤。你終日無所事事。你父親雖有許多產業。也不夠你將來之用啊。古人說。坐吃山空。很危險呢。我現在銀行裏也要人用。你若喜歡。我可以荐你去。克勤冷冷的回答道。我何必求職業呢。求職業不過爲衣食罷了。我現在衣食無憂。還不滿足嗎。

過了幾天他的姨母做壽全家大小都去慶賀吃酒惟有克勤的父親因爲害着病不能去他們在姨母家裏吃過晚飯忽聽得說他家裏失了火了克勤慌忙回家只見幾個警察捉着一個人說他是放火的又經許多奴僕們證明他手裏還拿着一扎鈔票見克勤來了立刻把那些鈔票向火裏一扔這十幾萬元頓時化爲灰燼原來這豈不是別人就是會受他父親重大恩惠的王智仁不料他竟會做出這樣不道德之事從此官廳定了他六年的監禁可是克勤也從此破產了一班無賴也不來拜訪他了再

加克勤的父親不幸竟於次日病卒沒有半句話的遺囑哈哈奇了過了六年克勤的屋子竟比從前大了一半他的資產又有幾十萬了那天王智仁出獄了特來訪他但可憐智仁雖講了許多話自己辦白叵奈克勤不信當下逐他出門還罵了他一場他還得垂頭喪氣回家去了再過了兩年克勤的資產更加了許多一天他打扮得格外漂亮因爲他做主婚人是他的妹子和人家結婚他妹子和誰結婚呢就是六年前謀財放火的王智仁呀這不太奇怪嗎原來

裏頭有○個○原○因○自○從○智○仁○被○克○勤○罵○了○一○場○之○
後○他○在○家○裏○過○了○幾○個○月○一○日○無○意○中○尋○得○一○
封○信○他○見○了○直○樂○得○跳○起○來○立○即○跑○到○克○勤○家○
裏○把○這○信○給○克○勤○看○克○勤○看○完○竟○向○智○仁○脫○帽○
謝○罪○原○來○這○信○是○克○勤○父○親○寄○給○智○仁○的○信○上○
的○大○意○說○

……小○兒○克○勤○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但○可○惜○
被○我○的○財○產○和○他○的○惡○友○害○了○他○故○要○他○成○人○
非○去○了○我○的○財○產○與○他○的○惡○友○不○可○他○若○沒○了○
倚○靠○心○與○不○端○的○品○行○不○患○他○不○能○成○有○名○的○
人○物○的○但○我○現○今○自○知○危○在○旦○夕○了○特○請○你○速○

來○焚○了○這○所○房○子○但○須○要○很○秘○密○不○可○給○第○三○
人○知○道○切○記○切○記……

智○仁○得○了○這○封○信○才○恢○復○了○他○的○名○譽○克○勤○失○
去○了○他○的○財○產○才○保○存○了○他○的○幸○福○所○以○克○勤○
終○身○感○謝○智○仁○至○于○他○的○父○親○後○來○常○有○人○說○
他○是○焚○屋○教○子○倒○因○此○傳○為○美○談○呢○

一○回○
是○一○頭○
岸○

字

典為

識字之

母人而不

備字典則識

字不多且遇疑

難之字若必時時

求教於人亦煩瑣甚

矣是以字典為人

人必備之書下

列二種尤為

字典中之

善本請

購置

之

校正國語學生新字典

▲字音準確

▲注釋明白


本書供中等以下學生之用。依民國九年教育部公布之改正國音。用注音字母注明。解釋文字。亦全用國語。凡歧異俗字。另立一欄。以免混雜。並有查字法檢字表等。如此完備。如此新穎。可稱字典中之獨步。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增篆康熙字典

全書分訂六冊

定價大洋一元



閨闈姻緣



Rose Henderson 原著

劉荔生 譯

在秋日減價期內。一般如潮顧客。咸集紐約城內。某法國商肆之大衣櫃上。或凝眸價目。或矚目樣件。或尋覓售物者。多麗絲女郎佇立櫃檯之後。則見往來蹀躞者。皆顧客也。肆之外。天高氣爽。景物清妍。日光作淡紅色。知秋之將至。肆內則電光照耀。電扇循環不息。升降機時上時下。顧客肩肘相摩。司賬者呼持物小童。及收銀女子。所在皆是。多麗絲面色嫣然。手展一中國式之縐紗綴珠大衣。向對面所立之婦人言曰。精美何極。霎時伊忽憶及晨出過哈特生河側時。薄霧迷漫。朝暉燦爛。作玫瑰色。一時窪耶窩明（多麗絲之家在焉）之風景。及彼間村烟野火。都迴旋於其腦際。益增客子之思。纏綿久之。不忍遽去。去後復回顧再三。因決意駕車言旋。雖長道悠悠。車費在五分美金以上。亦不之顧。果

明日爲休息日。伊必出步河上公園矣。婦人細玩大衣言曰。此價實昂。多麗絲答曰。馬丹。此價非高。較原價低之又低。試以此襯汝之髮。何等美麗。因手取大衣。向己之弱臂披拂。並在玫瑰色衣領上。伸其頸項。婦人應聲曰。我深愛此物。多麗絲此時似有所思。喃喃自語曰。九月初旬。昔時人馬。又將來此深谷中矣。無意中不覺以手撫摩其頭上飾物。褐色如蠶之捲髮。移于前額者數回。征夫之苦。縈繞于多麗絲之胸懷者。又不知幾百次矣。念彼深谷。白楊已老。落葉簫簫。枯幹橫空。如鏽鐵之桿。况寒夜羈人。松枝爲榻。焚帶雪之枝。以取暖。天上疎星。有時隱約中穿過林梢。濕地朽木之氣。觸人鼻觀……婦人忽曰。余決購此衣。請入余賬。余將去矣。多麗絲呼曰。馬爾斯君。馬爾斯君。請速核此賬。情婦人書其名姓住址。然此客猶口稱衣價過高。多麗絲遂往覓年長之經理人。蓋欲速了此事。一時馬爾斯之呼聲大作。久之多麗絲始將馬爾斯尋得。令其作OK于發票上。馬爾斯應曰。是密斯多麗絲。勞君久候。深以爲歉。多麗絲遂向在旁之大椅上坐下。作短期休息。目視馬爾斯。馬爾斯問曰。今晚覺困頓否。多麗絲答曰。啊。尚不覺困倦。伊頗注意馬爾斯。



瘦小驕矜之面。斑白而短之髮。完備齊整之衣履。因念及己之年事漸長。來居亦已有年。出肆則與城中人衆相接觸。入肆則與電機電扇電光爲伍。同夥雖多。通姓名者絕少。雖偶在肆內職員中。得二三知己。而外間舊友。又將忘之矣。凱銀好華特者。工作于肆內之靴鞋部。與多麗絲交好已久。二人常歡聚作小食。雖一二分鐘之暇。亦必相招閒話。而近一星期內。二人竟未得晤。及至相遇時。祇見凱銀憂形于色。惘然若有所失。多麗絲獨自窺鏡。搔首強笑而言曰。彼之面色可畏。豈我不能見愛于彼耶。誠令人莫解。乃返至原處。以手摺大衣之角。目光注射來往顧客。忽又憶及二年前窪耶窩明之景象。騎者馳騁平原。登山踰嶺。月光之下。時見各種跳舞。自伊離故土入紐約。迄今僅二載。然試一回首。似不知幾更寒暑矣。多麗絲追想歷年來所經歷。不覺慨人事滄桑。聳肩而歎。方其初也。具絕大志願。及抵紐約。僅作劇場之經紀人。尙恐不免于飢寒。於是豪氣頓消。賃陋室而居。東西奔走。最後始得入此肆內。所得較前爲豐。或可稍償宿願。清理衣櫥。收藏大衣。或舉以示人。或持以相售。凡此種種。皆伊每日之生活。且口中復常道是馬丹。此物照本出售。



十分時髦。飾之以髮。益增美麗。以及其他之商人口頭語。近日肆內組織。將有更變。前此握權之人。漸次解職。改組政策。已當衆報告。職員恐有被裁者。故無一人不懼己之位置不穩。多麗絲私念凱銀之煩擾。殆恐其職業之不久故。然無論如何。友朋之好。不應藉此而遂絕也。此時適有數人過多麗絲之側。馬爾斯問曰。多麗絲。晚來好。多麗絲亦笑而答曰。晚來好。此乃馬君第一次呼多麗絲以名。其聲頗似家人。然在窪耶窩明。無人呼伊爲多麗絲。以是又驚身留異域。况窪耶窩明。迥異於紐約。鐘聲鳴矣。顧客紛紛而去。女售物者。咸檢點零件。向櫥內取出晚間大衣。管銀女子。爭入賬房交現。肆役放下窗簾。關閉電扇。次晨肆內各職員。不論大小老少。咸覺足痛腦昏。數分鐘內。大批人員。皆作鳥獸散。街衢以滿。一時電車中。萬頭攢集。志願各有不同。故趨向亦異。要皆請託親友。尋謀職業耳。淡日微陰。河旁薄霧漸濃。楓葉之氣。隨風觸入鼻觀。令人頭暈。多麗絲自四輪車中目射車馬喧闐之市。第不爲所引。取帽覆前額。手整衣領。呼吸清鮮空氣。神色怡然。晚霞色麗。落葉滿空。風聲習習。多麗絲卽景生情。又復魂消窪省。回憶在夏也。因時。曾與賽馬盛會。



名曰野西。Wild West 多麗絲雖未奪得錦標。然距目的地非遠。馬蹄過處。烟塵騰起。鸞轡不能細睹。祇覺皮革之味。男子戴草帽。着淡黃色馬衣。婦人衣純白絲衫。加粉色領巾。佐以日朗風和。水天一碧。多麗絲雖魂馳故里。然尙不願遽去。恐一離紐約。勢將失業。再作遊魂。衣食住三者。均難自給。飄零之苦。飽嘗之矣。因念離肆之後。凱銀或可予以援助。共事日久。一旦往託。當不至于見絕。翌日爲星期六。市人恆多于平時。孩童婦女。學校教員。以及負郭而居者。咸聯袂來城中購物。各商肆顧客蟻擁。多麗絲頗注意此種景象。人亦以彼爲意。游人多繞大衣櫃檯之四面。口中所談。亦不外衣裳等事。售衣女子。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多麗絲毫無慌忙。招待亦甚週到。有欲看衣者。雖數十次。亦無厭色。從未。有因售價高。視其人無力購買者。遂不之理。有時邁文因顧客。剝過甚。而終不購一物。致相詬碎。多麗絲則曰。吾輩陳物於此。原以供他人之選擇。不合其意。彼自不購。聽之可也。多麗絲告凱銀好華特曰。如此區區小肆。其中一部份。專售他國土產。特以供其本國人之用。甯非可笑之極。嘗謂凡售物者。欲得買主之歡迎。非使其物實合他人之所爲。



不可。嘗見顧客傾心于己所售之大衣。及一詢價格。則搖首而去。多麗絲頗爲懊喪。然伊亦不願告買主至肆之下層。購取賤價物品。此肆雖不甚大。然百貨俱集。應有盡有。大似多麗絲所能記憶之窪省中那弱米亞城。入肆遊玩者。不特疑其身。在城中。且不以小城相視。其中除假期及星期六下午而外。均甚恬靜。每日所來者。多婦人女子。非討論學校及孩童問題。卽探詢衣裳樣式。何者爲春季所尙。何者爲冬季所尙。多麗絲答一老嫗及一少女曰。馬丹。深藍色爲近來時尙。尤勝行于小年婦女。復顧此碧眼黃髮之少女言曰。玫瑰紫亦復時新。此少女復注目多麗絲所取出之絳色綢料。最後老嫗爲其女定製大衣二件。一藍色。一玫瑰紫。因其女兼愛二色。不能定其高下。嫗曰。吾女將入大學。離別後如何度此長日。此二人去後。來一風姿靚美之少婦。取視多物。未購其一。其次來一女教員。購普通白色外衣。再次爲索購埃及式外衣者。購客川流不息。不論貧富老幼。多麗絲一一竭誠招待。此時充滿伊之腦海者。則爲已將被裁。及另謀他職問題。日午。多麗絲倦極。適馬爾斯約往小酌。乃欣然答曰。敬謝先生。君何以知我今日有思家之疾乎。二人在



客室內。多麗絲調脂擦兩頤。忽覺震驚。蓋以馬君素來笑容可掬。今日何故忽愁顏滿面。彼必知我之位置動搖。特來相約。藉慰我之憂思。一念及此。全身爲之戰慄。坐定後。私念此人與我同情。聊足自慰。况馬君老于商業。或可爲我另謀一事。思至此。亟欲將己之狀況詳述于彼。覘其態度何若。惟在進食時。馬君止之勿言。最後提及凱銀。馬君謂彼爲清秀童子。亦復靈敏。而負有才能之店夥。吾識此童子絕早。曾憶五六年前。吾初來時。卽見此子。於是馬君縱談曩日肆中組織。及歷年物價之漲落。彼曾經營絲業數載。自蠶桑以至紡織。無不洞悉。多麗絲靜聆馬君談論。極爲注意。惟對於一商肆內各種商業如何進行。及組織方法。未能盡曉。然當馬君談及此時。彼未嘗不深加思索。因此彼益服馬君之精于商業。尤善于指揮料理。乃嘆曰。君腹中充塞掌故。取之不盡。誠良好之小說材料也。當晚多麗絲收到伊應得之薪俸。并通告書一紙。其中大致謂本肆現爲節省經費起見。裁減人員。先生職務。卽于本日截止。此後如有需要人員等情。當再奉請回肆幫忙等語。函內措詞。頗爲婉轉。其餘官樣文章之爛套語。多麗絲亦無心細讀。隨即插此綉紋之通



告紙于手提包內。收集零件及雨傘等。外書一冊。爲凱銀所欲借者。然伊終未許可。多麗絲行至地道之人叢中。勉自振作。不欲作垂首喪氣狀。益形其憂慮之色。以伊自料。在極短時期。尙不致有經濟上之恐慌。况紐約城內。商肆工廠。遍立如林。如多麗絲者。欲于其中謀一位置。尙非難事。明日伊將購一星期獎券。若財運亨通。獲中頭彩。則其所得。較目下所餘之款。當千萬倍。不及此者。下星期定須往城中各處探聽。倘遇有新開小肆。佈置未週者。即可服務其間。蓋時機易失。一旦囊空。噬臍毋及矣。行至第一百十六街。多麗絲轉出地道。行清靜空氣中。沿河而去。過河上公園。直抵大榆樹下。坐飛來椅。落日映水面。銀光奪目。對岸木葉未凋。水氣蒸騰而上。如霜如霧。女郎留紐意堅。故思鄉之念未起。一小童立伊側。任其撫弄。喊曰。糖花生。女郎給此童小番佛一枚。向童子提籃內。選出花生兩小袋。童子去後。一灰衣松鼠。跳躍而至。似欲與此女郎分享野宴。黃葉白榆。枝紛紛下墜。小舟泝流而上。船頭激水聲與打槳聲相應。車行堤上。綠葉綴壁。遮車窗之外。如簾幕然。多麗絲雖有如許困難。如許煩惱。總依依於紐約。伊曾與凱銀相約。旅行康賴。越格林



威池山莊午饌。並往河岸散步。至此時未來。恐將爽約。多麗絲爲松鼠梳刷毛羽。另啓花生一袋餉之。鼠食至得意時。蹤上蹤下。與人親善。鳴聲極其溫和。正思凱銀。彼忽迎面而來。黃髮映日光下。作紫紅色。脫帽揮舞。且行且動。多麗絲以彼前日狀態冷靜。頗爲不樂。殊不知凱銀來意。正欲取悅多麗絲。而反見絕于好友。凱銀自以彼能使多麗絲下淚。然後周旋勸慰。表其同情。此時多麗絲強舉弱臂。檢起書傘。凱銀呼曰。今得見君於此。幸何如之。此地良佳。吾輩大好略談。開派爾肆內景况。因坐草上。置帽其側。向多麗絲請曰。能今枵腹行人。共嘗花生味否。多麗絲軟語答曰。我將歸矣。君可盡取而有之。凱銀曰。請來同坐。毋庸鬱鬱。我亦得此。正與君同。多麗絲問曰。君得何物。凱銀曰。卽君所引以愁忿者。開派爾肆內之鞋部。已不需我之工作矣。隨手向多麗絲提包內。取出縐紋通告一紙。迎夕陽讀之。笑曰。此皆彼等職分。亦不必深咎之。於是多麗絲放下書傘。復坐飛來椅上。怒氣初消。羞顏難解。櫻唇微啓。欲笑還嚶。久之呼凱銀曰。吾真實之凱銀。何馬爾斯今晨猶告我以君爲極靈敏之肆夥耶。凱銀曰。實有此事乎。果然。彼乃老練之偵探耳。多麗絲續



言曰。彼云識君有年。惟君之行事。聞之甚少。凱銀曰。祝福斯人。雖上等偵探。恐亦不能及。彼其爲作威作福之老奸雄無疑矣。多麗絲復言曰。君饒有經驗。另尋他職。豈難事哉。凱銀曰。君誤矣。鄙人深厭此鄉。任何事業。均不欲就。頗思遊覽西北各省及其他名勝之區。君素稱窪省風景絕佳。我當往遊數日。一償宿願。多麗絲知凱銀精于貿易。不欲令其西去。急曰。君子鞋業。深有研究。凱銀曰。不敢稱內行家。請勿下問。我將另有所謀。經營牧場。亦致富之一道耳。多麗絲曰。請無謙。聞君置身鞋業。已五六年矣。凱銀曰。姑勿談此。且往他處謀食。花生難以充饑。因順手取多麗絲之書傘。問曰。此書我極愛之。前曾允以見假。何迄今猶未入我手。多麗絲冷淡言曰。君事繁冗。無暇讀此。由我藏之。不亦可乎。凱銀答曰。我實忙碌。自肆中改組以來。懊喪終日。然往事已矣。何足介懷。况我疲于商人生活。非遭斯變。又焉肯毅然而去。然則肆局變遷。非特無損于我。且有利于我矣。因取通告碎之。納諸口中。向地上黃葉間吐出。復自傘之柄端。取帽載之。低聲向多麗絲言曰。請起立。同往小食。其容貌聲色。頗類肆中之招待顧客者。於是二人至一人聲喧雜之飲食店內。筵



席之間。尙覺暢快。多麗絲幾忘其爲失業之人。食罷。凱銀提議賃車出遊。多麗絲益樂。連日憂慮。瞬息間冰消霧盡。二人坐車前。沿河旁馬路。緩緩驅車。向高處而行。多麗絲曰。苟得入一極小商肆。其中同事。皆和氣可親。直與家人無異。則吾之願足矣。凱銀曰。此事極易。君之所謂小商肆者。其中佈置組織。未必盡善。若能得一小機器。君卽有此機會。使君之智能矣。較諸小商肆。有過之無不及也。多麗絲聞此。舉手一揮。極表同意。以鼻嗅腐葉之味。口吸水中升起清氣。久之言曰。能者多勞。料君必不能無憂。凱銀答曰。仰上帝賜福。吾恆爲君憂。日繞胸懷者數十次。君猶以我不能爲謀一事。較勝于鞋肆之管賬員。殊足快快。停車于此。尊意如何。多麗絲問曰。何事停車。凱銀曰。藉以閒步。君不見河水濼濼。怡情悅目。此時如有飲料良佳。牛乳尤美。惜不能先得牛耳。二人先後下車。緩行路中。路旁白楊並列。房屋三五。門前皆有草地。花台菜圃。雜遝其間。多麗絲曰。此屋雖舊。苟擇一而居。尙不惡。凱銀曰。誠然。祇恐其太費耳。然屋亦破舊。如鄰近有新式住宅。卽知此屋之不高也。二人穿街而過。東行不數武。入一商肆。此非藥鋪。乃出售零用物件者。多麗絲至此。



四顧愕然。忽有一人在櫃檯之後呼曰。今其時矣。君可大展謀猷。及見其人。乃斑白髮短之馬爾斯也。凱銀叩多麗絲曰。此肆何如。多麗絲曰。此肆爲君有乎。何爲蒞此。馬爾斯行向多麗絲言曰。此爲好華特先生。與我共有。彼除鞋業而外。不能掌他事。吾輩將請彼管理該部。深盼大駕來此。擔任衣服部。兼售背心。君見此肆雖小。地點實佳。前後左右。皆有居民。吾敢必此肆商業之日形興隆也。當吾幼年。曾在一肆工作。與此相仿。今吾輩所售之物。既皆日用所需。則附近居戶。又何不來此。而反遠往市中。舍近以求遠乎。况房屋賃價極賤。肆夥皆能盡職。同力合作。務使貨如其價。秩序井然。則見者稱善。將成一模範商肆矣。馬君言時。意若甚得。多麗絲答曰。馬爾斯君。未必盡然。君爲股東。約余來此。盛意可感。言時目光四射。見櫃檯清潔。玻璃明朗。窗外草地一方。藤椅數事。散布其上。衣鏡之架。腳飾以金柱。柱頂有大球。其色與柱同。馬爾斯曰。君肯來此幫忙。實肆中幸福。想好華特君與有力焉。凱銀接曰。密斯多麗絲之約已定矣。多麗絲答曰。然亦奇矣。馬爾斯告凱銀曰。請將詳情轉達密斯多麗絲。我將出外探聽世情。復向多麗絲曰。下星期即將開幕。馬

爾斯去後。凱銀告多麗絲曰。此間各事。均已就緒。馬爾斯君素有經驗。此次對於本肆。極其熱心。可喜。君欲與我同居一小商肆。今目的已達。且較開派爾爲優。前因我有薄資。急待入股。適馬爾斯到此。擬謀一小營業。作長久計。由是吾二人合組此肆。規模雖小。佈置實甚周密。連日料理甚忙。昨夜至十二時始睡。欲令君一見傾心也。聞君之薪俸。將與舊日等。若得同意。請即先管煤炭事。多麗絲應曰。啊。我決留此。凱銀曰。君不去。我亦不去。先毀約者。將有重罰。多麗絲曰。有重罰耶。凱銀握多麗絲手問曰。多麗絲吾愛。今君得與第二股東結婚。肯即行之否。吾之愛君。非自今日始。蓋一見時。已傾心於君矣。多麗絲微笑。繼以淚曰。此吾之願也。吾將如是。願君必待吾辭職後而始言此。何耶。



說部
精英
甲子花出版預告

本社爲酬答 愛讀諸君雅意起見特於月出三期之社會之花外另請當代最著名之小說大家獨鶴瘦鷗倚虹卓杲浩然介子海鳴西神海上漱石生天台山農林屋山人小蝶小青禹鐘耀媛濟羣舍我繆子豁公鈍根等三十四人精心結撰最新傑作各一篇彙成巨冊廉價發行定名甲子花取「甲子年文藝界之花」之意每冊祇售洋三角外埠加郵費一成如須掛號寄呈另加五分 出版在即專此預告

溫柔鄉

鈍根

第一回 說鬼談神開場老套 傷離感逝閉戶鰥居

如是我聞。大千世界。全歸造物主掌管。造物主手下有三十六分司。七十二分科。那分司裏頭。要算情愛司。權力最大。職務最繁。因爲世界萬事的原動力。就是情愛。要沒有情愛。偌大的世界。簡直可以寂然不動。像死的一般。又好比一座機器。沒有了電氣。或蒸汽。發動他的馬達。他就塊然木然。不能工作了。所以人身。是一座情愛的機器。無論男的。女的。窮的。富的。老的。少的。全是爲了情愛。活着的。你瞧。富人。豐衣足食。廣廈高車。大可以安坐不動了。但是他還要勞神費力的。求取功名。因爲他的妻妾子女。愛享虛榮。啊。那窮人。

畢生勞動俯首帖耳做資本家的牛馬因爲他的父母妻子要吃飯啊其他如少年人努力向學無非想增高地位博得家庭社會的歡心老年人刻蓄儲財無非想留下遺產製造兒女孫曾的幸福從古說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有情便有所着着於父母則爲孝着於兄弟則爲友着於子孫則爲慈着於朋友則爲義着於衆民萬物則爲仁着於夫婦之間則爲和樂除了那些脩行證果斷絕萬緣所謂大解脫者跳出情網不受牽制外其餘芸芸衆生沒一個不是宛轉束縛在這個圈套裏頭就是反過來說那些不孝不友不慈不又不仁不和的強徒逆子地棍流氓他們整天價忙的也是爲了情愛的反感作用所以情愛司中的簿記冊籍盈千累萬却分爲正反兩種正冊是登記世人所作正用情愛的事蹟反冊是是記世人所作反用情愛的事蹟不過近來世人六流行講愛情所講的多是屬於夫婦的愛情而且他們的

愛情變遷無定。先是正用後便反用。不久另行配搭。又要正用了。不一會兒。又反用了。過幾天又是另行配搭。那麼再正用再反用。從情竇初開起。直到房勞過度。壽終正寢。止這一二十年間。總約有百來次變化。只忙得情愛司中登記冊籍的人。筆不停揮。手痠欲折。因此十萬冊中。關於夫婦情愛的記載。倒佔了大半數。情愛司的司長和司員們。爲了這種情勢。也耗費了許多精神。時常開會討論對付方法。那一天全體司員又開會議。有一位司員站起來提議道。本席今晨接得探報。現在下界有人提倡新文化。叫甚麼女子解放。私廢除貞操。本席對於這種主張。認爲本司將來之大不利益。只怕此風一開。男女間發生愛情太容易了。愛情的維持期間一定很短。那麼朝秦暮楚。棄舊憐新。他們烏亂不打緊。可是本司的登記員得忙死了。這如何使得。該請大家公議一個防止的辦法。纔是說畢。又一位司員站起來笑道。這

有甚麼防止的辦法呢。並且本席的意見竊以爲下界男女情慾的狂肆神聖愛情的破壞不能全歸咎於那種新文化。因爲新文化沒有流行以前人類愛情的變遷已經很劇烈了。大抵人數呱呱墜地就帶着一種厭故喜新的天性。所以男女之間邂逅初逢沒有不是互相愛悅的。及至新婚燕爾。雖也有一兩個月甜蜜光陰。可是肉慾既遂。愛情便漸漸的淡薄了。不上一年彼此早都發見了不滿意的地方。若趁那個時候提議離婚。倒是最爲適當。但是世人並沒有許多實行離婚的。因爲一則礙着禮教的拘束。二則憚於輿論的譏評。不敢任意妄行罷了。近來中國的舊禮教漸漸破壞了。輿論也漸漸受着外國的同化。對於離婚行爲大概如以寬恕了。因此離婚的一天多一天。再婚的也一天多一天。此離彼結。彼離此結。其實也沒有甚麼特殊的意味。叵奈在人類厭故喜新的眼光中。看來總覺得舊愛不如新歡。等到

新歡又變成舊愛。又覺得索然無味了。但是他們還不醒悟。還是刻意求新。樂此不疲。非到力竭身亡。不肯罷手。說起來。真是可憐可笑。鄙見以爲。如今要挽救男女愛情的糾紛。最好讓他們澈悟美滿姻緣之難得。厭故喜新的。無謂。果然人人覺得新舊一般。况味何必多事。更張。那就教情海波平。愛河浪歇。只可惜沒有那麼一位苦心口婆使者。親身下界去。走遭經歷一番悲歡離合。然後現身說法。普度家生。就是本司將來也可省却許多麻煩。那纔是無量功德哩。但不知在坐諸君可有發此宏願者。否。衆人聽了。面面廝覷。不則一聲。主席的司長笑道。我看還是有勞。紅豆仙子。辛苦一趟罷。那紅豆仙子笑着拱手道。敬謝不敏。前回不是司長說要警醒下界男女的痴迷。教我下去。散布楊梅種子。麼。那時我下去之後。只揀愛情不專。天天更換配偶的男女。把種子灑在他們身上。他們最初受着的時候。好像不知不覺。

似。的。依。舊。是。嘻。嘻。吃。吃。的。只。管。玩。笑。到。後。來。各。人。感。受。了。痛。苦。纔。露。出。愁。眉。苦。眼。的。模。樣。當。那。最。痛。苦。的。時。候。何。嘗。不。切。齒。推。胸。立。誓。痛。悔。以。爲。從。此。以。後。決。意。斷。絕。情。慾。不。再。拈。花。惹。草。了。我。聽。了。他。們。懺。悔。的。話。不。免。心。中。惻。然。但。也。暗。暗。歡。喜。以。爲。楊。梅。種。子。真。是。遏。止。人。類。亂。動。情。慾。的。好。東。西。咧。嚇。誰。知。道。不。消。幾。個。月。他。們。的。痛。苦。過。去。了。早。又。故。態。復。萌。還。是。個。男。貪。女。戀。胡。亂。配。搭。狂。交。苟。合。把。從。前。立。下。的。痛。誓。通。通。忘。掉。了。甚。至。於。有。許。多。口。鼻。不。全。的。人。兀。自。在。那。裏。搔。首。弄。姿。目。挑。眉。語。教。人。家。瞧。了。作。嘔。嘔。吐。他。們。還。自。以。爲。風。流。俊。俏。享。盡。人。間。豔。福。呢。照。此。看。來。人。類。淫。亂。的。烈。焰。不。是。暫。時。的。疾。病。瘡。痍。所。能。剋。制。得。的。我。下。界。白。走。了。一。趟。不。算。徒。然。遺。留。下。許。多。楊。梅。種。子。只。苦。了。無。錢。醫。治。的。貧。民。却。好。了。花。柳。專。科。的。醫。士。你。們。想。冤。不。冤。呢。紅。豆。仙。子。說。畢。大。家。笑。了。一。陣。依。然。沒。有。解。決。臨。了。還。是。拈。花。尊。者。從。容。起。

立微笑點頭表示願意爲拯象生墮入塵障於是合坐鼓掌贊歎不絕看官們記清這是拈花尊者託生人世的一段因緣將來如何自有分曉如今且說江蘇省吳縣城內有一位鄉紳姓趙官諱方唐字堯賢別號空中閣主因爲他家裏有一座花園園裏假山頂上有三間畫閣造得嵌空玲瓏奇瑰可喜就給他題上一塊匾額叫做空中閣趙老先生便自號爲空中閣主這空中閣是趙堯賢先生每日讀書靜坐之處他少年時也是一位風流俊爽的文學家遐邇知名交游顯達因此被親友慫恿當道提攜也胡亂入了政界做過一任教育廳長又轉過財政廳長雖然清廉自喜不貪非分但是人情勢利文以官顯那些豪商巨賈因見他是堂堂廳長大家一窩蜂上來向他來書索畫更請他撰文譽墓吟詩祝壽所以他宦囊中所儲潤筆之資倒比官俸多了十倍境况也很過得去了不過他抱着一件天倫缺陷常引爲畢

生憾事甚麼事呢。就是他夫人莫氏才貌雙全。不料嫁他未及一年。驀地爲了產難去世。本來他們倆結褵伊始。濃情如蜜。再加他夫人坐床見喜。纔度蜜月。便行隔離。彼此只有憐惜。將護慰問談笑的分兒。中間包含着。一種咫尺蓬山的况味。非但不能讓愛情逐日減退。反而越發濃厚起來。好容易等到夫人臨盆。坐蓐滿指望。彌月之後。重續舊歡。那裏曉得一個晴天霹靂。竟把恩愛夫妻。生生打散。那時候趙先生的悲痛。直是非言可盡。他迴想夫人。生前的情義。越想越好。他又想。倘若夫人不死。前途的幸福無窮。也是越想越好。如今不幸夫人死了。再往那裏去找。得到這麼一個賢德慧美的夫人呢。他因此斷定。他已故的夫人。是空前絕後。現世界獨一無二的女界完人。只恨自己福薄。不能消受一世罷了。有幾個朋友勸慰他道。假使你夫人遲了一兩年死。和你多相處幾時。他許發見些微不滿意的事情罷。他聽了忙。

把雙手掩着耳朵搖頭那裏肯信他索性對天立誓爲前夫人守義無論如何不娶繼室。鷓絃一斷不容再續了。幸而他夫人已替他生下一位公子。總算趙氏血統承繼有人。不致絕嗣了。那位公子名叫思萱。號夢慈。是他老先生親自給題的。那不用說是紀念去世夫人的意思了。可巧那位公子的相貌在也。實長得和亡母一般。無二。真可稱得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不過男子長了。這種容貌難免帶三分女氣。趙老先生因爲憐愛異常。不讓他出外一步。終日深居高閣。形同處子。所以也不嫌他女氣。後來趙老先生連官也不要做了。他想沒了愛妻。還合誰同享富貴。倒不如棄官高隱。閉門課子。以遣餘年。所以他回到本鄉。就蓋了那麼一座花園裏頭的邱壑林泉。雖然是假的。倒也可以悠游自適。且喜那位公子天資聰穎。今年才十四歲。已經博覽羣書。洞明無故。趙老先生於講解經史之暇。也喜歡把自己一生

經歷源源本本地講給兒子聽。有時講到關涉男女居室的事情。也都縱言無忌。並不因爲他兒子是未婚的童男。有所隱諱。不過有一樁流弊。他老人家對於婚姻問題。不免偏於樂觀。他每想到自己的夫人。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便誤認世界上女子品性賢淑的多。行爲惡劣的少。所以男子擇偶。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咳。那裏曉得這是個人的管窺蠡測。不可爲訓的呢。他兒子聽了他的議論。頭裏雖覺將有些異乎。我所聞到底是少年人。沒有親嘗過夫妻况味的。但憑理想臆測未來家庭的幸福。總是只望快活。處想不願意往煩惱處想。再者夢慈那時已經知道研習經史。沈悶了得讀小說解悶。可是舊時小說。十分之九是描寫男女愛情的。描寫愛情的裏頭。十分之九是郎才女貌美滿相當的。其實全是胡說。世界上那裏有美滿姻緣。夢慈讀了那許多小說。不由的心理也被他們移動了。方寸之間。有些躍躍欲試起。

來那種趨勢越迫越緊。便把平時所抱「終生大事千萬審慎」的觀念給戰退了。從此以後他竟大改常度。時常想出外閒逛。每逢少年有姿色的女子便覺情不自禁。想法子和他親近。經不得那些女子也正在標梅時候暗中懷着和他一樣的心理。又見他長着這副潘安衛玠的相貌。便不是夢慈先起挑撥之心。他們自己也得撩惹上來。而况夢慈到處留情。往往駐足徘徊。臉上不知不覺的表現出目挑眉語的神態來。呢他老子冷眼旁觀。也有幾分瞧科了。便趁沒有外人的時候。喚他至跟前笑着教訓他。道你現在這個身體好像是一塊燒紅的火炭。你時常走出去閒逛。那些外邊的女子好像是一包包火藥。只要紅炭經過他面前。就得爆發起來。你這塊炭要是願意給那些火藥做引燃料的。便罷。若有絲毫不願意的。快快避開那些火藥。要緊胡亂燒掉。不值得呢。趙堯賢這幾句話。雖近滑稽。倒也有些道理。看官

們不信。但瞧他家裏藏着的那塊炭。到底和人家的一包火藥。湊攏來爆發了。這包火藥在那裏。是在閩門外一家大花園裏。要曉得這女子。姓甚名誰。和夢慈發生甚麼關係。內中有甚麼離奇曲折的情史。且聽下回分解。

緊要通告

本雜誌銷行日廣。投稿日多。編輯部職務繁劇。特聘文學大家沈禹鐘先生爲協理編輯。先生所作詩文小說。散見各書報者極多。海內文人莫不推重。令得爲本雜誌編輯。并允每期親自撰述一二篇。將見社會之花益增色彩。亟爲通告讀者諸君。亮所樂聞也。



時 事 彈 詞
風 流 罪 人
映 清 女 士

第十七回

玩夜月才媛恣歎息

戀殘花嬌客誤溫柔

當時紀勳紀椿聽曇花說道。我是向來不出遠門的。就是上海。一年也不過去。去個兩三次。生性疏懶。他們這班時髦人物。更不敢和之親近。但五弟與道。誼。諒。不致會有甚意外事情發生。姊可斷言。此時紀椿便欲搶出來向曇花。辯論。曇花道。請你們不用急急。再聽我把下文說完。如果差的。大家儘有討論餘地。我向來只曉得秉公憑理。不肯袒護着這一邊。欺壓那一邊。紀勳忙道。妹妹。且聽曇姊說完話。我們意見不合。再可伸說。紀椿便不言了。曇花接續說道。怎生我好硬派他們。決沒有這回事。其間很有一個道理。我說給你們聽了。自然就能明白。道。誼。性格雖似和善易與。其實眼界極高。老實說。五弟未必他便看得上眼。況且道。誼。說不定早有中人在。萬萬不願意棄彼就此。勳姊請告訴我。這件事還是出諸旁人之口。還是你家五弟自己所說。紀勳道。五弟自己那肯說。這是從前在我家做成衣的張司務。他曉得了。才

來說給家母聽的。

曇花聞語笑哈哈 道這些 海市蜃樓鏡裏花 伯母如何深未察 貿然相信亂如麻

依我愚見看來。五弟別戀所歡。這却不敢說他一定沒有。如果說是與道暄呢。

二人程度相差遠

曇花再欲說下去。

見紀椿 頓變容顏怒目加 只爲他 姊妹同心來賈府 原指望 曇花袒護派暄差 不圖言語多傾軋 深悔初衷鬱悶懷

便道。曇姊既曉得比我們還要清楚。我們分明來無端瞎說。豈不惹人厭煩。勸姊。我和你就此回去罷。紀勳無名火早已升高數丈。一聽妹子的說話。真覺萬難耐得住。想駁曇花幾句。又恨也沒有老五與道暄私情的真憑實據。空口說白話。未必能佔便宜。

立起身來言再會 手攜弱妹外邊行 曇花更不相留坐 冷冷的 送出牆

門便轉程

紀椿走到路上。便與紀勳說。好個賈曇花。他全然以耳代目。硬與姓陸的幫忙。反見得我姊妹沒有見識。冤枉了好人。這話那裏說起。紀勳說道。曇花如此可惡。我終要慢慢地想一法則來侮弄他。稍出胸中之氣。不談葉氏姊妹無精打彩。快快回去。再說曇花送了紀勳等出去。獨自走到裏邊。一看時光已將近十二點鐘。飄兒來問小姐可要開飯。還是再停一歇。曇花道。倘已燒好。關照廚房裏開出來。我下午要去買些東西哩。飄兒聞語。卽忙進去關照。

廚房開飯各匆忙 那曇花 午膳完時用臉湯 命取錢囊和摺扇 翩然移步上街坊 待到那 夕陽西下歸家轉 默默無言進了房 既慮着 陸氏同窗多少事 又挂念 超英未識可安康 倚欄流盼銀河靜 金粟垂珠自在香 心事萬千徒自轉 知音人遠在何方 家私富有增牽累 怎學飛鳧往異鄉

飄兒來請吃夜飯。曇花覺得滿腹不快。懶于進餐。只說日間吃多了飯。飽悶得極。夜飯倒不須了。你與媽

媽們自去吃罷。曇花打發開侍婢，呆呆的在那走廊裏踱來踱去。不多時刻，一輪皓月早已從東升起來了。

皓魄無塵光皎潔 看來微欠一分圓 玉簫何處輕吹動 婉轉聲飛逗畫簾

一個人上了心事，獨自望月，終不免添出許多愁緒。況且像曇花又不比平常女子，自然前前後後越想越覺難堪。他又想起那一天超英前來求婚，被吾慨切拒却。他雖然未必怪我無情，然而吾終屬有些過分。從此他便沒有來過。不知可要爲這幾句拒絕的言詞太鋒利了，使他深深的受了感觸，生起甚病來。這豈非多是我賈曇花的過處麼？曇花抬起頭來看看天上的月亮，低下頭去想想超英的人品。

萬轉千迴心似結 情天缺陷喚誰填 飄兒幾次來相請 小姐更深可要眠

曇花是 一味搖頭身不動 似擔着 潑天大禍費周旋 玉容減盡歡顏

色 香燼金爐懶更添

說也奇怪。這邊賈曇花一夜中心緒不甯，正是那邊甄超英結婚的前一夕。

超英是 本與曇花稱莫逆 此心相諒又相欽 拾書縱說含酸意 面拒姻

親冷了心。所以他。隔絕賈家將數月。絕無移玉這邊臨。惟邇來。重新思念多才女。寢廢餐忘損却真。太太見兒常不樂。祇嫌他。鑽研科學費精神。慈親愛子何消說。急欲賢郎早結婚。選定中秋行大禮。取一個月圓人喜好良辰。廳堂內外懸燈彩。親友趨臨辦事情。翠柏青松門上扎。禮人六局鬧紛紛。超英諫母須從儉。負債將來累我身。况是目前經濟困。婚姻奢侈不相應。

甄太太道。你怨不得我。這是你岳家不肯體諒。處處挑剔。點那件。要這件。我也出于無奈。場面做人終是要的。說不得祇好東移西湊。件件依着他家。總之呢。這頭親事。完全我上了媒人的當。進門來還不知是個怎樣的人物。既然騎上馬背。無論如何經濟困難。日後欠債。我儘務必挺一挺。難道弄得支支絀絀。吃大衆親友們訕笑。前托謝先生調來的一千兩銀子。現在已用剩祇有四十了。當日一切的開銷。仍然不敷。不得已明日將我兩副金鐲去兌換。大約有三百多元。還拿幾張田單。托謝先生再去抵借七八百金。如此就不愁局促了。

超英聞語縐眉梢。默默無言心暗焦。半晌道：「這樣成婚吾不愿。閨房幸福恐難消。既爲姻眷當原諒。何必要爭短論長在一朝。寒素之家娘不欲。說甚麼全無禮節被人嘲。金錢費却尋常事。所怕的娶進門時怎結交。太太聞言殊不快。」

這呢也論不定許多的。

惟憑家運逐低高。慢表他參商母子心懷二。我要說轉眼良辰事詰朝。

這天裏頭甄家好不熱鬧。賀喜賓朋絡繹不絕。一應招待全由族長主持。一班女親眷到門。便由甄太太和綠韻接待。來賓中也有說笑的。也有看新房的。到了將近午刻。家人們一面紛紛安排坐席。一面佈置。超英前去謁岳。那喜娘手裏攜着一條紅毡單。請太太到廳上。便道新少爺要告辭了。等新貴轎子動身去後。男賓多在大廳上及廂房裏坐席吃酒。女客小孩等全在樓上及後客堂裏飲宴。超英謁岳回來。此地已漸次散席。招呼一聲。衆賓客走到樓上。滿面露出一種不悅狀況。甄太太便問超英往岳家詳情。超英道：「母親不必問了。這是你虛榮心的好處。太太曉得兒子定是聽着岳家甚麼說話。無奈百般勸慰道。」

祇要新人賢德就好了。丈人丈母。畢竟客氣的。何用愁悶。至若別人的言語。更是閒人閒話。可以不必介意。超英怕傷母心。勉強捺住肚中滿腔惡氣。點首不語。方才超英岳家回轉。甄府中就此排道發轎。不多幾時。早聽得金鑼啞啞的敲響。門首家人。接着在那裏放爆竹。當時就曉得迎親人到了。鄰近人家的婦女小孩。便各自爭先恐後的搶進門來。站立堂前。圖飽眼福。霎時間男女僕人。非常忙亂。滿堂紅燭。大放光明。喜嬪左手執了兩枝安息香。右手攜着一對小紅紗燈。入內道請新少爺裝新。居中便擺下一張披紅交椅。庖人端整送上一碗甚麼鷄頭飯。喜娘接着安放桌上。超英先用水洗過臉。甄太太忙道。今日要傳些粉。不然和新人要熱面沖。常常要反目的。超英暗自好笑。等到更換好吉服。喜娘抬起飯碗。原來上面放着一個雞頭。一個菜頭。還有些大蝦魚圓肉圓等類。裝得滿滿的。喜娘用箸夾一樣送入超英嘴裏。便說一句好話。甚麼團團圓圓哩。有餘哩。灣灣順哩。漲千金漲萬金哩。超英聽着又好氣又好笑。自思吾中國到今日這個地步。社會上還有許多牢不可破的迷信。積重難反。無徒撤除。正不知是那一个人開此惡例。又想想若使依着方才岳母的話兒。怕不是我甄超英娶了妻子。好端端便做了个無辜的犯人。與喜娘們口中所說的這些吉語。恰是遙遙相對。超英坐在披紅交椅上。思潮不斷。

祇聽得 連天炮响近牆門 彩轎鮮明坐玉人 一對攬新嬌女子 打扮得
花團錦簇貌輕盈 樂聲三奏新郎出 貌比蓮花迥出塵 又聽樂人三次
請 新娘出轎衆觀睜 你看他 宮粧扎額垂珠絡 粉面桃花隱約呈 星
眼柳眉容美麗 猩紅一點小櫻唇 身穿禮服楊妃色 一樣裙兒錦織紋
罩一幅 妃色兜紗新樣結 愈顯出 腰肢窈窕柳腰身 來賓無不心稱羨
端的郎才配美人 依次鞠躬天與地 然後是 夫妻對謁禮完成 新郎
新婦紅氍立 族長恭參事證婚 更指戒 蓋圖文 頌詞開讀過行雲 喜
嬪相請諸親長 見禮還將輩份分 辛苦樂人和掌禮 吹彈叫喚不稍停
繼而祭祖排筵席 並立氍毹把禮行 大事諸般俱告畢 安排合巹待新人
也有些 至親公份灘簧叫 燈担輝煌席畔陳 吉語詼諧增熱鬧 繁絃
急管四音清 更深酒席徐徐散 欲開新房盡起身 老幼不分喧笑語 上
樓推說看新人 有一班 年輕子弟風流客 滑調油腔件件能 引得那

婦女小兒狂笑樂 喜嬪賠罪獻殷勤 超英怕被佳賓侮 躲入娘親臥室門

太太此時忙入內 勸他們 各分喜果下樓行

乘人一見甄太太到來講話自然也不便固執吵鬧。

咸稱遵命無他說 太太聞言諭喜嬪 便啓箱中拿菓盒 各人分派極牽勻

履聲移動新房出 魚貫扶梯向下行 隨後超英來送客 吹吹打打半時

辰 來賓去盡家人暇 司籍先生賬算請 領到工銀忙謝賞 卽辭太太與

超英 堂前此刻方請靜 甄氏高年諭喜嬪

夜已深了。你們快請姑爺小姐安處罷。李嬌嬌答應老太太。便去點上安息香。一手拿着紅蠟。下樓相請。超英見諸務已大致料理清楚。留剩幾個親近下人。在那裏打掃收拾。他見喜娘來請。便叫他們收拾好了。廚房間裏柴火。須要仔細看一看。然後隨着李喜娘上樓。先到母氏房中告了辭安。老太太便吩咐兒子道。辰光不早。快些睡罷。超英應諾。步入新房。只見他那位新夫人。悶坐在牙床旁邊。一隻椅子上。確是生得姿容美麗。身材與賈小姐彷彿。而丰韻獨勝。超英因語喜娘道。張嬌嬌李嬌嬌。你們今天也多辛苦。

了。早些去外房休息。不用在此侍候。兩個喜娘巴不得去。聽見新姑爺這般吩咐。趁勢一齊告辭出外。自去邊房中睡覺不提。

超英此際樂無窮。細審新娘艷玉容。含笑上前攜手說。三生有幸得相逢。
令尊翁。不嫌寒素將卿配。愧的是。攸屈佳人歎罪濃。你看那。壁上
時鐘今不早。爲賓朋。失于親近望寬容。清椒低首羞無語。胆戰心驚鈕
扣鬆。勉把良宵將就過。早已是。晴曦透進碧紗中。超英起坐穿衣服。
啞口難言悶在胸。贈嫁了環趨奉好。新娘梳洗倍從容。參湯一道隨蓮桂
送與姑爺密密嘗。張李喜娘同入內。請安賀喜話嘍嘍。才郎煩悶抬身
出。逕進娘房有怒容。太太觀之心詫異。便說道。吾兒何事氣冲冲。莫
不是。伴房贈嫁言衝撞。莫不是。新婦宵來禮欠通。莫不是。要挾多端
難答應。莫不是。閨房德性異三從。老人家。光明正大橫猜度。

眼前雖說賓朋已多散歸。到底還有幾家近親女客。住在這裏。

叫才郎 怎好娘前訴曲衷 只見超英無半語 倒身母榻閉雙瞳

係小姐何等玲瓏。見着兄弟生氣。便順口說道。本來這幾天裏頭。着實辛苦。大小事務。說不得終要英弟一個人做主。今日纔算定心。我們快到新房中去看新娘娘。怎生梳頭打扮。好待他在此。睏一瞇。養養神。甄太太聽女兒倒也說得很有道理。遂叫他陪了諸女賓移步出外。太太房中僅剩他母子兩個。

超英是 心納悶 淚成行 想想我 怎將斯語稟萱堂 多只爲 校花早
被游蜂採 羞辱我 鸞鳳何堪與結雙 自古男兒當遠色 殘花敗柳玷門
牆 那超英 新婚反爾增煩惱 這自然 重念曇花買女郎

心中越想越氣。

分明是 母舅當初來害我 說甚的 雷家閨秀品端莊

如此看來。真是一個不知廉恥的人物。他父親枉恐做了議員。生下女兒。全沒受過家庭教育。不知我超英前也和他有何冤孽。今生便陰錯陽錯的結成夫婦。若說立時決裂。我母舅提出離婚條件。並非懼怕于他。可憐那雷老終屬有身價的。我超英雖不打緊。他們把這個拾一坩。那能恢復舊狀呢。

沒奈何 讓吾隱密無消說 多爲着 衆口飛揚也少面光

我超英面前有這妻子。心中沒有這妻子。這就何妨了。過了幾天。老太太問不出兒子的所以然。後又見他每晚終在新房裏住宿。疑團亦漸漸的解放了。

轉眼時光容易過 早又是 西風秋老菊花黃 在清椒 初來婦道般般盡

少有人兒話短長 從古男兒貪美色

超英禁不得清椒百般殷勤籠絡。不多幾時。被他弄得服服貼貼。

前嫌忘却醉柔鄉 近來反覺中心愛 我我卿卿情倍長

故而他們一對夫婦。不時着着棋。看看小說。超英出外之日甚少。甄太太看見媳婦才色並佳。凡事頗守規矩。雖極瑣屑小事。他不肯自專。終自到他那裏先行請示。然後去做。歡喜得那老人家不知怎樣才好。等到滿月之後。清椒便對超英說。要回滬省母。因爲雷家自造住宅在上海。嫁女時節。不過到杭州借房子。打公館。喜事過畢。他們仍舊回上海的。現在超英聞夫人想歸甯父母。想想這是正理。我何能拒絕不允呢。一面便應允清椒。一面去告知甄太太。太太真是愛媳婦得了不得。聽說歸甯。也自無不允之理。命

家人忙碌購買禮物。好待新少奶奶帶回府去。照清椒的心中。却喜歡獨自轉去。不要超英同着他走。超英斯時已與清椒愛情達于極點。叫他夫人去後。寂寞孤眠。那肯輕易答應。他便料理行裝。定是要跟隨他夫人同往上海。甄太太對兒子說。雷家往來親友。多是上品人士。凡事須留意些兒。切勿被人看輕。超英笑道。母親不需叮囑。應酬禮節。兒多熟悉。不是娘前誇口。決不會有失我甄家的面子。但請放心便了。太太道。但能如此。自然最好。母子二人歡歡喜喜。商量另辦一副重禮。專爲女婿孝敬丈人丈母的。其餘都是預備新娘子回去分贈親眷用的。一共算算。已在百金之外。太太只因歡喜清椒。倒亦毫無吝色。超英呢。裝着自己體面。益覺不嫌多費。那知他們一身大汗。把禮物完全買好。清椒看着。還不大稱心。惟他素性深沉。也沒有對丈夫說甚麼。甄太太替兒媳揀了个吉日。方始讓他們動身。臨走的時節。又諄諄關照超英。不要久住在上海。上海開銷很大。你不能說樣樣要丈人家來的。能早走頂好。超英口雖應諾。心裏深怪他母親多說。到了九月二十五那一天。他們一雙新夫婦。便趁了早班滬杭火車。歡歡喜喜的赴滬了。詎知超英不去猶可。這一去有分教。

雙鷓反遜孤根好 情海難爲孽水深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談漫館蓉素

主館蓉素

蠢愚而昏慣的父母們每每把兒女的婚姻大事憑媒妁和卜者之言而定唉那無怪怨耦之多也。

人而爲女在比較上已處處感着不幸若再遇人不淑這真是不幸上再加上一個不幸了那簡直可以椎心痛哭呢。

男子死了妻子可以續絃女子祇能從一而終這似乎太不平等了所以我說兩提倡男女平等當首先運動廢除這種極不平等的禮教約束（鈍根按女子而嫁本所不禁這那裏是禮教約束不過是惡社會之苛求罷咧）男子喪妻不續娶女子喪夫不再醮這是極相當的條件（鈍根道這又何苦）

慣做媒妁的人們死後當入拔舌地獄因他生時憑他的生花妙舌不知結下了多少怨耦陷害了多少女子。

不知有幾許很圓滿的婚姻活活地拆散在星相家口中。

星相家之罪惡不亞於媒妁。

蟻媒和卜者同爲婚姻史上之大罪人。

鈍根按素蓉館主單就自己女子方面說話那裏曉得男子遇人不淑的苦比女子更甚呢。



社會趣聞

脚須韓

●嚇走新郎

(京兆)

▲新娘子像油炸鬼

一樣幾乎嚇死。遂以小解為名。出門一去未歸。至今尚無下落云。

北京西毛家灣住戶慶某。有一子

●子頂父職

(湖南)

名潤田。憑媒說定宣外果子巷住

▲衰經中之亂倫結合

戶。景姓之女金子為妻。日昨迎娶

長沙東鄉梨市周某。仕途中人

過門。入了洞房。潤田一看這位娘

也。年六十有奇。手足久失知覺。有

子滿面黑油麻子。長的與油炸鬼

少妾元卿。年十七。豐姿娟好。而不

●逼媳為娼

(京兆)

▲豈有此理

北京前門外小外廳營住戶天津

社會趣聞

人某甲。膝前無子。過繼伊侄為兒。代娶一婦。現年方十餘歲。甲視兒婦為奇貨可居。遂逼迫送往石頭胡同某茶室內為娼。取名素珍。聞該婦娘家現已訪知。以某甲太無人道。遂在法庭起訴。

●三九團圓

(江蘇)

▲測字者之口才

某晚八時許。南通南街菜場陳雨亭測字灘旁。忽來一妖冶女子。問渠目前可回家否。即隨手拈取字卷。展開係一甄字。雨亭云。瓦屬女

專為專心專意之專字。吾知汝盼望甚切。又瓦字為三九二字合成。三九得二十七。專字加口。成團圓之團字。是此人必於本月二十七日回家團圓也。女聞言。面赧而去。

▲可惜是亂倫戀愛

●有情眷屬

(奉天)

遼陽城西北媽媽街年遇春者。素行不端。生有二子。上年長子聘娶次榆垓唐姓女為妻。婚嫁後。年某見其媳秀色可餐。遂效鄭莊之遺風。竟暗渡陳倉。日久情熱。雙方戀

愛。年某巧生奸計。唆使子媳與其子離婚。去冬唐氏在娘家產生一子。年某因杜唐氏娘家之口。出洋六百元。子今年正月間。偕同唐氏潛逃。遠赴黑河地方。自尋安樂之窩。說者謂此亦可稱有情人終成眷屬云。

●退姊娶妹

(奉天)

▲大姨夫降作小姨夫

錦縣新立屯住戶高某。原聘高台堡張某長女為室。于歸有年。因張某次女姿容秀美。高某早已垂涎。

現該女年逾登瀛。情竇大開。已與高某陳倉暗渡。日久熱度增高。暗議同逃。事被張某契友所知。報告於張。復爲調人。令高某將其長女退回歸張。另聘其次女與高爲室。兩方對換。事已實行。聞者無不稱奇。

●賣妹爲娼

(京兆)

▲成全其志

北京西城護國寺街住戶余某。先在某處充當僕役。現在賦閑。有一胞妹。乳名桂子。現年十八。頗有姿

色。只是沾了時髦習氣。打扮得如花似玉一般。各處遊玩。日久名聲不好。余某聽着風聲。留神他妹子的行爲。一晚。由外回來。恰巧遇見他妹子和一個不相識的少年。在寶禪寺東口地方說笑。男子見有人來。急忙躲去。桂子無法。一見是伊長兄。只得跟他歸家。百般央求。余某也不做聲。遂暗中託人把他妹子賣與娼家。桂子雖然心中不樂。無奈是自找的錯。無法擺脫。只得暫且忍氣吞聲。聽天由命而已。

鎮海清水浦孫光大之子阿才。年已弱冠。其父母乃憑媒妁之言。爲訂就地徐明生第三女梅仙爲妻。日前(初八)爲迎娶之期。光大雇轎前往。不料該家將第二女月仙相掉上轎。及至孫家。新人掀簾出輿。係歪頭白眼。滿臉麻子。一時賀客嘩然。議論紛紛。光大怒不可遏。與女家嚴重交涉。未悉如何了結也。

●新娘掉包

(浙江)

▲十勿全的玉容

●新娘墜轎

(京兆)

▲死鬼作祟

北京崇文門外中二條大院派出所隔壁住戶張某伊妻曹氏生有一女年十九歲許與左安門外龍爪樹村雷景春之子為繼室於九號迎娶是日早十一時雷氏發轎迎娶僱用關廟同和轎舖喜轎待將新娘娶回之時轎夫抬至寫橋忽然新娘由內跳出一步多遠將前面轎夫碰倒新娘爬在地上痛哭轎簾亦被撕毀彼時迎娶之來

賓馮某趕緊上前訊問情由據新娘聲稱方才一上轎時就見一位披髮女人在我身後走在此處即將我推出等語馮以此種瘋談無法細問重新又將新娘攙扶上轎至新娘下轎之後轎夫因見轎簾撕毀責令本宅賠償曹氏聞知此事竟說此係雷家死去之媳因氣忿作祟雙方互起爭執云

鄞縣南門外陳姓婦年將不惑懷孕十月於舊曆四月初八日腹痛如絞延請女西醫沈蕙英前來觀察移時不下與主人言明須用麻

●人面猪身之怪胎

(浙江)

▲得毋議員轉世

醉藥因思前次手續未完此番更屬斟酌另聘華美醫院診視即用王續產下一物人面猪身產婦大為駭異怪胎即亦氣絕欲棄置郊外旋經華美醫院取去漬以藥水以備博物家之研究云

★ ★ ★ ★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慨任撰述。仍求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願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故當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從來示。有不愛酬者。亦請自行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乞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此例)尙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黎可社收)

鈍根拜啓

廣告刊例

特等	四拾元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頭等	叁拾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 版 權 所 有 轉 載 必 究 ★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廿五號初版

社會之花 第二卷 第二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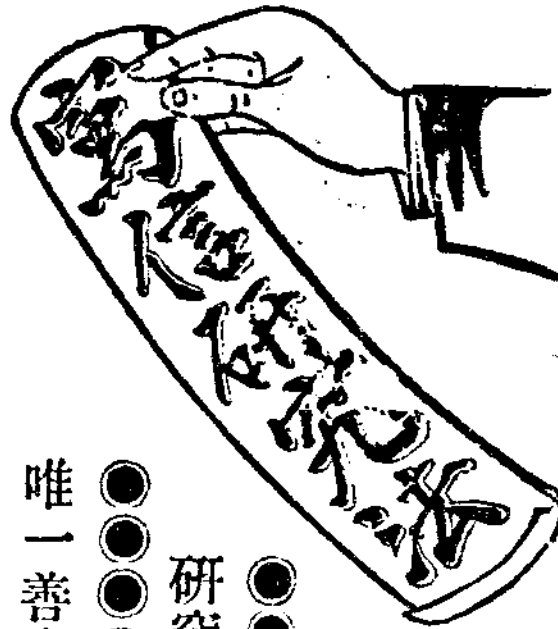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大陸圖書公司
電話中央三三五號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册一角
特刊號 每册五角	
冊數	本埠一或內郵費 香港澳門
價目	郵費 日本郵費 郵匯各國
一元	大洋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六角	大洋 一角 九分
大洋	八角 三角六分 一元四角
全年廿六册	



但教熟這書不寫也寫
教讀部！會信會！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研究寫信

唯一善本

本書搜集寫信資料。分門別類。指示甚詳。關於種種寫信方法。應有盡有。摹仿移用。至為便利。內中材料。有時令之分。長幼之別。稱呼一道。尤有專論。全書六萬言。為當代創作。

金聖歎
陳眉公
才子尺牘
全書四冊
定價六角

分類
普通尺牘大成
全十二冊
一元二角

最新分類

工商尺牘大全

洋裝三冊定價一元四角

分類
普通尺牘全璧
全書八冊
一元二角

詳註
共和尺牘大全
洋裝二冊
定價六角